

折

獄

龜

鑑

補

折獄龜鑑補卷三目錄

逼姦自縊

小鬟開門

謀姦出婦

竊履拾履

貨郎淫禍

苦節報仇

寺庵地道

題扇被誣

針刺前陰

貞女冤獄

冤魂對質

尼代僧灾

領屍得婦

撞姦致死

治淫斃婦

歧指冤獄

逼姦爲娼

戀姦殺婿

神犯姦盜

除瘦馬害

進香被汙

妒姦殺人

服毒詐索

繼母殺女

成衣奸計

漏言殺子

強姦斃命

徒撞師姦

妓誣僧姦

友誅姦淫

刁姦被殺

戀姦殺子

風聞姦斃

賣兒田

姦未婚媳

平反逼嫁

死忿非死羞

姦案緝兇

鎔錫灌喉

陰淫寒疾

誤斷姦孕

誤斷姦殺

借屍明冤

酷吏遇怪

幼童雞姦

匿情枉法

前生誤斷

戀姦肆毒

鬼呈傷狀

受賄誣姦

判媳抵債

裝盜肆姦

盜更成姦

戲言殞命

清風報冤

答討債僧

姦多隱情

姦實重懲

審姦勿藝

引律避律

婦女莫輕喚

姦難認真

誣訟前夫

折獄龜鑑補卷三

肅州胡文炳虎臣菴輯

犯姦下

逼姦自縊

螢窓異草

高郵諸生鄧兆熊侍衛公兆熊弟也築一精室習靜讀書
時一飲酒不覺沈醺乘醉命騎將出游時蓋求風未遂也
恍惚出門馳騁街市過曲巷似有人家其外戶飾以丹漆
不甚軒敞大書一聯曰舞罷雲停岫歌成柳嚙鶯玩其語
氣酷似青樓生遂駐馬不行忽一蓬頭婢啓關而出且自
語曰子裊烟豈屑爲此者任汝百磨傲骨終不可折生異

之睨其風姿儼然絕代見其投東將往從之所乘忽中蹶
撒然驚覺則在蕭齋榻上寶一夢也明年太夫人爲娶於
巨室賢淑而美然時以裊烟爲念至秋赴京省其兄所寓
在正陽門外閒行偶經一巷彷彿夢中舊游及過一門又
酷似且雙扉緊閉依然舞罷雲停一聯綴於其上生因心
訝及詢之人則故名妓王蘭之家也少時頗有盛名今老
矣車馬稀疎養一假女名裊烟又爲惡少誘與偕遁迄今
無跡以故深鎖院門不復見客生疑裊烟必以不屈而死
此皆鴆妓之飾說人未及覺察耳歸見其兄請語南城巡
視者公以事涉影嚮不之聽生究不平乃與其僕私計之

使僕冒爲裊烟之兄先往蘭家索人不與遂訟之兩造具
備生乃自具公服補牘申訴內言有婢裊烟服役數載卽
是僕之女弟爲奸人拐掠不知所往僕至京師以事過妓
館之門見婢立戶側瞥見乃兄卽避入其形容服飾舉鑿
鑿可據懇祈憲差搜捕云云時司南城侍衛爲某公悉生
爲寅執之弟華胄英年必無誕妄因以嚴刑擬妓蘭懼始
吐其實果緣裊烟不從鞭撻至屢一夕自經而死深畏人
知私瘞於客坐院中又懼人疑托言遁逃而不知猶有其
兄也今對烏臺情甘服罪公命役往出女屍則面色如生
一時觀者如市莫不歎息忽一人自外入撫屍大哭衆皆

驚愕役詢之則其女弟也役乃大笑爭詰其詳自言陸姓名仲昇曾掌案卷於某部有妹年十四適陸遠出其妻性素悍凌虐之及夫將歸懼其憤訴乃乘其寐捲以席使人棄之於野陸歸知之怒逐其婦而其妹究不可得事閱二年矣是日陸僕往觀相驗一目卽過歸告其主曰蘭家縊者當是我家裊姑陸大驚往視果其妹故哀慟如此役乃馳白某公公甚疑訝命价延生來婉叩之生見眞鼎已出遂笑而緬述其由而獨隱夢遇一節公爲歎服由是都門任俠者咸慕生好義之名願得納交陸更稱謝不置往來尤密焉生居京數月辭兄旋里及郭外墓田叢雜適柏署

之役以公命送生乃指一新塚告生曰此卽陸女也乃兄
爲營此墓地喪具甚盛生聞之心動遽命僕於近村覓得
盃酒而自下騎酹之曰子爲卿洩此沈冤卿故漠然無知
耶語甫已覺襟裾有物纍纍下垂迴顧之又無所見乃復
超乘而前至旅次步履周旋輒如此及寢則伏於衾側捫
之渺然生心以爲異而不肯宣凡數十程皆如之亦習而
不復介意比歸見母室家相聚因述其前事太夫人與細
君莫不稱快閱數日細君坐蓐生遂宿於精室夜已過半
聞榻前窸窣有聲詢之則曰裊烟也生曰暮夜無燭安知
非以汝給我者語未及終燈光復燃果見女立於燭下花

貌嫣然斂衽再拜曰裊烟以薄命之身初遭惡嫂次遇淫
娼備極摧折之苦竊慮有玷先人縉梁自盡不意豪俠如
君竟爲妾大白此冤久思圖報抱媿無媒復辱弔臨是用
忘恥前自京畿附驥至今始敢露形幸毋以陰濁爲嫌使
妾得少酌高厚生聞言甚喜微詰曰鬼固無害乎女曰害
誠有之亦視乎其人耳以恩義而結綢繆鬼亦人也逞色
慾而忘軀命人亦鬼也況妾以一念堅貞久已超出鬼道
君何患焉生遂欣然納之女故識字生教之卽能通文暇
輒浼生爲市金剛楞嚴諸經跏趺坐誦恆至子夜不休及
細君滿月後女乃義不當夕曰妾在此如塵栖弱草而可

奪人並蒂耶生不之聽女忽不見生乃入室然值三五之期必宿於外與女爲歡如是者年餘女忽笑謂生曰鬼亦生人豈不大異意者天許妾以此酬德平然不可復居於是矣生亦駭然而情不能舍叩其所之女曰妾賴佛經洞徹本來再生以前乃天妃之侍兒也緣過失墮落至此幸能矢志不甘風塵已爲故主所鑒將令仍還供職祇爲君一脈在身是以少留明日君適近郭白楊樹下一襁褓物是卽君之遺體君抱之歸如是云云人必信之君命中無令子是兒尙能象賢毋自誤言訖揮淚訣別倏忽之間化爲淡烟而滅生悲痛不勝抱兒以反詐云棄兒命人乳哺

亦無疑及於此者比長耳目口鼻無不肖生戚族始以爲異生乃稍稍述之聞者駭歎

小鬟開門

螢窓異草

刑曹多公掌數司之篆斷獄明敏某年決一重獄旣行刑後公臥私第夜半聞剝啄聲絕似署中隸役方將展詢僕卽以一緘入公覽之蹶然而興隨索衣冠命僕馬乘騎出門隸爲前導行甚駛但不趨西而就東公心訝焉蓋公之宅在京城之東偏居恆赴部輒西行今反東嚮然不能詰無何抵一門重樓赫奕雉堞巍峨則京之齊化也益駭然且慮門扃無由飛越比及闔閤間封鎖依然吏引之竟從

棖闌之隙策馬而出公更爲之震驚出城又行里許至一大署金碧交輝彷彿如嶽廟隸白曰至矣公棄騎隸導之入門早有官人十餘降階迎迓冠帶亦與己相類貌頗謙抑皆漠不相識衆揖公入聽事逕以賓席仰視堂額粉地朱文榜曰考勘司亦不解爲何署衆俱列坐公詢衆官閥且諮見召故東側首坐一官荅曰君陽官僕等皆陰吏也冥冥中與君爲寅友有年矣嘗閱案卷見君斷才不勝心折近因一死獄微涉不平故特屈君至此幸勿疑訝公聞言驚怖疑爲身死衆笑曰君壽算正長何遽慮此命吏以一卷呈公則卽近日所斷獄也其事屬一宦家妾與僕私

爲主所覘痛撻之而未忍遽遣僕乃持刀夜入弑其主夫
婦胥遭慘死究之開門揖盜者則一小鬟年甫十二齡耳
公泊斯獄寸磔僕與妾而并誅鬟髮死控之獄帝因有考
勘之命公覽訖微笑曰好生雖上帝之德逆倫實人神之
忌鬟之死固近於刻然以春秋律之非過也遂自誦其讞
語曰戶不開則主不死豈云引虎無妨少旣獍而長亦梟
甯謂待年可恕語未及終衆皆首肯曰是其罪也僕等雖
見不及此然亦知非無辜前已遣之往生矣第懸案未結
故煩公來一證今聞明斷益令人無從置喙言已公將辭
歸衆亦不留惟曰此中固有君之坐地但宜好爲之耳公

敬諾下階衆欲相送力辭乃止公出署隸卽控騎相候乃循其故道而返至都門仍從隙入將抵私宅早漏下五鼓矣馬忽欲洩且遺矢於地公棄乘入室豁然頓寤則一夢也亟呼僕往視天街寂靜馬之洩迹宛然遺矢尙蒸騰有氣并視其騎汗血微濡焉

謀姦出婦

螢窓異草

桐城張相國家有治庖之人陸姓無名呼之以廚而已其家負郭歲時始請假一歸其妻少艾獨處寂寥而廚又嗜酒歸卽酣臥以是反目遂出之然廚欲藉此出遊秘不以告府中人罕有知其鰥者一日中秋節後宴會少間廚又

給假歸途中遭公之廝養某兩人素莫逆因戲之曰陸大哥今始歸視阿嫂恐天上嬋娥不能爲汝重圓也時廚已微醺乃笑曰曩昔或如子言今則不然矣某愕然亟詢其故廚旣失口不能諱遂具白其棄妻之由某曰兄亦太不情奈何耽麴蘖而捐鸞鳳因拉之如肆與共飲蓋某從相國數年薄有積貲思娶婦苦無佳者向曾見廚之妻心頗豔之今聞其離異欲挽廚爲玉成故假盃勺與之議酒數行遽以言挑之曰阿嫂旣被兄出以渠姿容早當再醮而去兄已失計縱欲復合恐未易圓破鏡矣廚曰予固不屑於此但前返敝邨風聞臭花奴以予爲鑒揀精擇肥猶未

嫁也某大喜亟起酌廚曰果爾則弟有所懇兄毋辭廚飲而叩之則曰非弟敢爲陳平但兄所棄者人皆可取況弟久無室家兄必憐之盍爲予成此好事廚曰婦旣見逐人盡可夫弟娶之固無害於義第予與若人不等陌路何能進言某曰弟居城市鄉曲之人多未稔若欲倩冰非兄不可否則當洩兄事於主人自茲不令兄歸廚終不許某乃頓生狡計餽之曰兄與嫂離今已數月亦思膠續乎廚曰然予年正壯詎能久鰥無如執役潭府數旬甫一歸此心不免疑慮今欲得婦必在城中而邑居者又復我憎可若何某心暗喜遂言曰兄意若此正不必圖其新維彼舊者

固可耳廚詰其故某囁嚅久之始曰弟家實居府側娶若人必實於此雖弟之新婚實兄之舊偶婦人水性與之言當無不從兄倘一時情動不妨夜來弟自義讓兩雄一雌永以爲好惟在兄之作合耳語已廚大笑曰弟欺予哉世固無此理且弟亦非其人某又曰再婚之佳人不等深閨之處子弟又何所吝惜而以之誑兄廚見其實然遂竊計曰予所得者僅足供杖頭費況續一婦非數十金不能又無若故妻之美者今果如此是無婦而有婦也渠自願頂綠巾於予何尤計畫有頃又陽爲不可必待某自誓方始允從與之訂約而別歸至家卽往謁婦之父具陳某意且

再拜婦父喜其委婉姑領之廚退又浼人慫慂明日某潛來訪廚肥馬鮮衣風姿俊逸廚留之與飲婦之父母私往窺覘皆大悅遂從廚言慨許之婦故陰有弗願也某諏吉行聘不日親迎畢姻後某之年旣甚少於廚又從相國無他職役朝夕與婦聚處婦亦安之唯廚以宿約數向某言求一晤婦某難於峻拒每輒借端支延廚不能平每與儕輩言詈某負心聞者爲之噴飯某知之乃大恚指廚爲誣已廚益忿忿閱數月某從相國赴他處夕未得歸有人踰垣入斃婦於室面被刀傷十數眉目全無某歸卽報縣驗之四體裸然且係成姦後死者某以廚有夙恨必其所爲

遂言於相國聞是事者咸證之執以送官毒加拷掠廚不能復辯竟成招某自婦亡不敢復處其室適有山東某客因事淹留不勝邸旅之費緣與某素識假以所居初不知有怪異也及夕客寢聞有人啼曰予面雖毀亦宜細檢予身奈何使淫人得志也言之數四而不覩其形容始疑廚爲枉翌日見某爲述所聞某不聽僚僕有與立者聆之駭然以白相國相國曰事果有寃當覆驗乃致書於宰宰亦疑廚不類因與吏謀召某與婦之父母并出廚於獄同至葬所啟塚出屍竟未腐儼然如生宰心異之先令某諦觀答曰是又令廚與婦之母視之則皆云非宰詰焉廚曰渠

雖某之婦其先實囚之妻數年寢處隱微無不知其左乳有瘡疤大如掌私處有瘤如指頂今并無之且膚色過白亦不相似宰又詰婦之母所供僉同宰大驚姑掩其棺逮衆俱返至署先以刑擬婦之父訛以家所往來猶有何人其父本鄉愚大懼吐實則有遠親邢某居某縣來卽寓於其家自婦未嫁已先許邢此外固無人也宰知有因乃繫衆於獄開行鄰邑不旬日而邢與婦皆至出衆識之皆曰是宰以嚴刑鞫邢盡得其奸狀始知婦自被出不能靜處遂與邢有私訂爲婚嫁邢故婦弟之叔岳親誼相懸屢言之婦之父母皆不許甫得俯從又責重聘邢因遄歸措辦

而廚之說行竟背前約及邢返知其已嫁乃大怒不至婦家且思以報復之邢本無賴素與穿窬者善因賂之使爲崑崙竊婦以逃而慮其事之洩邑中某婦亦與之歡其家故娼也是夕邢宿於其處偷兒引婦至卽共醉彼婦寘於囊荷之至婦室中偷兒又共狎之昧爽始抽刀斷其喉恐有不似兼剝厥面人因寂無知者邢乘暗攜婦遠行更置廿金於案以賂彼婦之夫其夫遂疑婦奔邢未悉住址莫能聲言不數日拘偷兒至與邢皆論抵婦亦杖遣廚與某一以貪賂一以誣告皆杖之

竊履拾履

螢窓異草

直隸定州有邨民婚於近邨某家民有孀母素嬰疾病井
曰惟藉婦操婦年二九頗風格民更密於防閑以故歸甯
之期絕少婦與其父母皆不滿時屆秋成其岳家邨中演
戲侑神適民母疾小愈岳渙人言欲迎女歸母許之婦遂
盛粧而往民固不欲淹留未久往促之歸翁媪愛女皆不
聽及社事將闌民又往爲言母以勞疾作理宜遄歸婦貪
觀劇乃曰盡此一夕耳姑卽抱恙暮夜亦無所事請俟戲
終明晨旋返良亦無所悞媪又贊助民不能強遂悻悻自
去於路竊自憤曰賤骨朶不念枕席情祇圖歡笑吾必辱
之抵家飯已乘夜悄然復往稔知岳家有矮屋鄰於演劇

之所婦與姑姊妹列坐於簷際以觀遠望婦果在指顧笑
語意甚歡民益大恚乃於叢人中委蛇行潛身廊廡皆暗
中絕無知者時雜劇正盛金鼓雷鳴婦凝睇已久漸忘形
骸頻以一足垂下民知其無備仰而企之竟褫其隻履而
婦猶漠然弗知夫遂懷之亟返至家閉戶高臥亦不與母
言計俟其晨歸痛辱之以泄積忿乃婦失履未久頓覺足
冰捫之則蓮瓣已脫心疑狂且所爲不勝愧悔兼慮諸親
咸集聞必嗤笑遂不俟場終亟下屋自覓尺帛縛束之白
於父母將歸其夫家翁媪皆驚訝叩之弗言留之不可惟
托足與命人控一蹇衛送之蓋圖夜歸易履免致播揚及

至姑猶未寢啟戶卽訝曰若壻言若明日歸何深夜而返
得毋令阿翁怪耶婦曰兒聞母又病是以亟歸不暇俟翌
日也姑曰子病亦習慣烏足慮婦侍姑寢然後趨就已室
恐夫覺不敢燃燈及夫問以伊誰始答曰予來家夫微哂
曰予以汝從優人逝矣婦知夫怒無敢言竊思俟夫寢始
可取履以更乃夫又詢曰旣歸何不以炬來婦曰夜闌火
燼暗中固可寢也夫知其意忽起曰待予爲汝燃燭婦力
止之不聽燭旣燃纖毫畢鑒婦懼亟匿其足夫早見其無
履嫚罵曰不從我言致出予醜雖醢汝身不足洩忿矣固
詰其履婦無以對夫曰履在足上今不見其事可知子猶

以汝爲室耶喃喃登榻怒罵不休且言明日迹得之決殺却遂復臥意蓋愧怍之而已輾轉絮聒不覺就寐婦惶恐無以自容又慮爲鄰里笑竟縋帛於梁而自縊及夫聞聲驚悟起而撫之體已冰矣大怖且悔復計婦夜歸當無知者若潛匿其屍反誣其父禍可免因斷其纒負之出戶投諸鄰寺井中寂然返室思婦之情好不禁悵惋待旦而出不及見母竟往岳家逆婦翁媪言已送歸塤力白其無前送女者適以他事出共疑之具控於官州牧胡公素聰察亟拘送者至鞫之不服惟舉姑婦相語狀拘婦之姑庭訊之所供與送者同因以嚴刑擬其夫始吐實公命加以桎

桔押往覓屍令善泅者出諸井則闖然一髮無所謂朱顏
綠鬢者公與吏民皆大駭審視之額爛身隕卽寺僧某也
蓋婦屍墜井適罣於坎未至沒水縛少緩竟以更生忽覺
冷砭肌骨不可當竊意身履冥途故其境如此迫以手拯
之寒泉浸溢始悟入井乃號呼望救適寺僧五鼓起桔槔
灌園聞井中之聲疑失足誤墜者俯詢之則鄰婦某氏也
僧故識其夫亟引修綆拯之其井頗深婦手膩力怯多方
竟不能上正惶急間俄一少年貿然來亦鄰家學圃者見
僧鞠躬用力問之僧語以故少年曰不仁哉吾師也豈有
慈航普渡而高居彼岸者乎汝素能浚井予縋汝下渠乃

可上何計不及此僧曰然予亦熟籌若此時值乏人故作此拙態耳遂挽少年執纆已乃縋繩而下旣得婦解纆束其纖腰號曰亟提之少年用力婦果出睨之雖衣裙沾濡貌頗婉麗心大動紿之曰孃子以縲與我請就高阜憩息予出吾師婦解付少年少年四望有巨石其大如缶力掇之下諸井再取他石連投之寂然無聲知其已死始止而不投突牽婦衣曰去之此地不可以復留婦見僧斃知非好相識大懼欲走少年脅之以力不能脫始勉從之曲折里許至一土室中少年語婦曰僧與予言意頗不善予故力救汝今將送汝歸但衣溼恐不可耐予他出任汝自便

俟燥而後行言已趨出婦亦覺衫袴盡水不勝其寒乃起
堅扃其戶裸而以手授之正白身無備少年早破窗突入
直據要津婦遂無以自主事已少年謂婦曰汝欲歸乎盍
行乎婦答以欲歸少年曰不可僧以汝死歸將涉訟予必
誣汝同謀況予送汝返汝夫益疑汝有三命耶婦果懼其
夫乃詢曰將若何少年曰予籍新樂在此爲人傭擬於明
晨旋里汝能從予去予無室卽以汝爲妻汝亦頗願否婦
沈思實無所歸遂許諾但曰一履又陷泥中汝丐得之乃
可行少年頷之啟扉復出仍下鑰焉至暮以飲食來婦從
之乞履答曰履在人趾實無由得婦曰弗得實難行遂同

寢處益相歡好明日少年又出婦以履之事堅囑之少年口諾而心以爲難旁午聞僧屍已現益用張皇薄暝乃敢返室獨行野田間見有赤鉤兩灣頗纖嫋似合婦足疑爲他人所遺者喜極不暇顧慮掇而急趨抵室卽以畀婦婦熟視訝曰此予之故物何由得入子手少年方言其故忽有二役破扉入以練繫之曰殺人賊果在此少年失色詰罪由乃知胡公檢僧屍并得婦履疑婦未死且不能遠翔與之偕者必左近孤男無敢向人乞此物因命婦之夫遍搜笥中取婦履悉以付役使散置於幽徑潜伏以待遇有拾遺者尾之去則婦可得婦得而僧死之本末自明矣役

如公教果獲犯語之以故俛首伏罪解之邑以抵僧命邨民亦以誣罔論徒婦遂別嫁公以是案驟擢美任人咸服其明斷

貨郎淫禍

螢窻異草

耒陽之地亦多竹某村有農家所植尤夥方圓數畝密葉陰森日色無能少入其家喬梓維三兄馴而弟劣且好游蕩父深惡之鳴諸官曾示薄懲以觀其後而猶未之悛也先是鄰縣某貨郎時來村中售有花繡之屬與某家習熟遂以嫫贏目其父輒信宿不行其家有女年長而猶然待字貨郎積漸與之通一門皆罔覺一日其父返自田間室

中適無人瞥見貨郎與其女挽頸交吻遂大怒卽以力田之器突前擊之貨郎不及防破腦而死父究不忍於其女且懼揚醜聲乃呼其仲子舉而瘞之於竹下更慮爲犬狼所捐翌日托言失笋亟築高垣以圍之事隔數年矣適值熊公某來宰是邑政令綦嚴而逐惡尤驚其子賭無貲又私伐園竹而市之父知而大悲將復控之官且撻之流血其子深怵官威窘極而呼曰阿翁何以呈爲若用寸鐵斃予命仿若人埋之竹園夫誰得而知之其父益悲驅而扑之其子遂狂呼於市閭里無有不聞者比鄰某素與之有隙聆之曰嘻異哉向有是人往來市貨於此後忽不見疑

其自歸以此言觀之得毋爲所戕乎於是白諸里甲里甲亦與其父不相能遂具狀投首於官熊公猶未之信拘某父子至俱不承其鄰證之曰若某日爲若父所撻不嘗云云乎其子仍強辯不言其實公乃關行鄰邑詢貨郎之有無以定真僞閭數日貨郎之弟至衣巾登堂則已入泮矣泣陳曰某年十三齡兄卽行販不歸今又數載音耗渺然某又少未更事不能遣涉尋兄老母爲此血淚盡枯或存或亡惟父師憐而鞠之熊公旣知有是人益嚴訊某父子加刑者屢矣而狡供不一莫得屍之所在案久不結因逮其女到官則嫁夫有年亦旣抱子公并不一詰惟令與其

父兄同繫一室而獨懸其兄之拇指於梁且密遣幹人伺之竟日亦不再提訊至夜分其兄不能復耐乃呼其妹曰若貪淫貽禍於父而又苦我肌膚誠何忍其妹慙不言其父訶之曰汝耐片刻我可得生爾妹亦免爲人笑何噉噉如是其子益忿恨曰若父女晏然而官獨窘我豈謂我獨非人乎其妹亦溫言慰之絮語達旦罄吐其情幹人突出曰招具矣看汝能翻供耶父與女皆失色及公升座俱伏罪始得貨郎屍其弟痛哭負骨而歸公以某子不得無罪乃援筆判曰旣不及幹蠱於前而竟同證羊於後雖鬼神若或使之亦王法所不恕矣竟論從與其父同械於獄其

女亦杖釋

苦節報仇

螢窓異草

聶翁者直隸玉田人曾業儒迂腐執拗爲文三十載莫博一衿因棄而歸農生一子頗有父風亦屢試而未售喬梓之間互相標榜父謂子爲芝蘭子謂父爲薑桂譏刺短長人有美且鰓鰓弗許人有惡卽刺刺不休是以取憎於鄉然家甚貧子娶某氏女美而賢藜藿薪樗之采皆女躬親任之嫗亦病廢在牀不克偕往乃翁有妻弟某氏其家與翁居相錯也生一女曰二姑貌嫵而性蕩因與翁家爲瓜葛凡女之出作姑必與俱而任其輕佻亦各執其事不之

顧時值新秋秔稊茂密女將往采菽豆以供午澣女欲呼姑旣以先往乃獨行披禾而入采未盈筐俄聞笑聲吃吃似在左近因大驚疑有惡少窺已及撥密稽視之見姑靚躬如磬折狀如大解者初不意連理之枝僅觀其半也因笑而相喚兩人舉大駭謂女已窺見底裏姑亦不敢應聲倉皇遁去女猶不悟尙以爲匿迹禾中聊相嬉戲比歸遇姑於微行乃笑而謂曰亦太疏狂獨不畏人之見之耶姑益疑懼謀之所歡曰春光洩矣予父母必置予於死地奈何其人齊姓故無賴家於邑城甚饒裕緣視佃人刈穫始來此見姑與女偕好醜攸分心大動旣而聞聶父子之陷

厲而女又端重不佻似不可猝得遂假途於姑原以圖女
非止得隴而始望蜀者聞言大喜乃謂姑曰倘以計兼致
之則弭其口矣姑曰渠夫年正壯琴瑟綦調非如我無人
操縵者且言不涉邪與之言房帷中事輒頰赤而疾趨女
伴猶然妄男子可知已齊曰不然渠家甚貧婦性如水倘
以利誘而更以情慾動之渠將自銜不遑奚難耶姑勉從
其言齊以千錢授姑且授以策嗣是有貨物來村者凡閨
人之所需及一切飲食姑必呼女共觀市以相遺女堅不
肯受而訝其揮霍閱數日齊於新築場上集村中牧牛兒
爲蹴毬之戲見女與姑來時將往挑野蔬也齊止姑立而

與語授以腰橐冀女見之女早疾行而前姑因故以示女
曰若人太厚情得之羣兒者悉以畀我女自是疑姑有私
稍稍遠之而姑與齊亦疑其先幾規避陰謀倍亟無何場
功伊始女奉翁媪命往磨麥以己荏弱不得已而借助於
姑及昏未竣女懼翁責晚飡後乘夜復往乃姑與齊已造
謀預伏礮室且闔其扉女知姑先在呼之寂無應者旋聞
姑笑曰若具粗壯如羅蔔其樂真難言狀女駭然欲返而
慮麥爲人竊乃室中濃雲密雨之聲間雜聒耳女羞忿遂
不顧其麥而歸姑久之不見女入知其堅不可動瞰其去
遣齊逐之已不能及二人益惶悚姑咎齊曰前日之目旣

不可掩今夕之耳愈不能捫弄醜常場究無益於大事子
眞誤子矣齊曰事急矣必強致之聞聶翁飲於鄰家醉已
不起其子又在田畔渠家一嫗因病早入睡鄉何能爲子
盡導我一往務遂吾心而後已姑從之及抵聶家偵其無
人姑素往來甚稔潛啟其扃徑達女房低喚曰嫂何舍之
遄歸予將麥來矣女聞姑聲意其以麥至坦然啟扉齊先
入姑始繼之女見齊大怖欲號姑亟以手掩其吻齊遂極
力擁持致之於榻將行姦女突以手刺其頰血跡殷然齊
亦怒乃命姑持纖腕而取床頭敗絮塞其口女力亦少怯
齊將解其衣女又撐持如前幸袒服牢繫猝不可解相持

既久姑力微疲甫一縱而女墮地兩人又力致之再登再墮漏下已三姑懼曰母將覓我我宜歸齊究不甘將席地而就之且探手纖腰欲斷其帶女忿氣中激反較前愈暴乘姑鬆解十指自如又突起掌其面並傷及眼眶眉稜骨齊覺痛不可當踢之以足中其肋女亦負痛不能嘶姑與齊俱歸有頃聞門前剝啄聲旋即徑入大吐狼藉且責問夜戶不閉故則其翁醉臥比鄰鄰人往呼聶子扶掖而歸聶子侍父寢遂歸已室見女臥地上驚詢其由女述其事聶勃然震怒及以手探女衣帶已將絕聶素迂轉以生疑問曰若婦人也遭一壯男子庸詎能免女聞此言氣填胸

臆乃復曰妾果不免君何以知之聶忿然曰衣服附在汝身尙宜慎之矧帶居隱微之地今乃不絕如縷自謂能免誰其信之女益恚因曰若之姨妹瀕我於危我力禦強暴爲若守此全軀乃反謗我耶聶聞女言至此亟搖腕止之曰此母之至戚也汝何倡言若是予亦老吏直以斯帶斷之矣女以不平之氣更被此不白之冤情難隱忍乃舉姑之名而痛冒之聶旣懼母聞又素以愛護母黨爲孝見女醜詆其短愈大怒卽取室中短挺撻之女不勝憤激言亦不能少默聶因女不屈已撻之數十忽聞父醒厲聲詰問乃舍女趨出約畧述之而獨隱姑之一節翁遂大贊曰明

鑒哉予之子也否則幾爲所蔽矣女亦匍匐出室自牖而泣白之語稍侵二姑媼叱之曰是何言耶二姑一女子不日將以字人汝以片言悞人終身能無深恫我心哉謂其子曰奉之去勿嘔老婦女猶哀陳聶恐大傷父母心曳以入室拳杖交加且以斷帶爲據令女誣服女既遭齊踢傷又飽聶毒手實不能堪乃大呼曰聶某天日在上予不負汝視之則已氣絕矣旣而大怖自揣無罪斃妻律應論抵於是狡計頓生周視屋宇左側之壁將頽又以磚石堆砌者乃負女屍於其下亟出室外推而仆之始往白其父母昧爽卽馳報岳家闔門悲戚獨女之父側首曰秋無淫雨

何至壞垣亟往視之及至號咷而入始令起土展視女屍則爲破壁所壓瘡痕徧體辨識良難惟二目熒然淚猶含眶其爲生前受創證據昭然女父卽日具控於官翁父子知之亦補牘申訴官詣翁家命檢化者無如肢體糜爛幾莫能辨忤作有謝二者精於其術指出木石各傷之異並生前死後受創之殊證以洗寃錄無不昭合官乃以嚴刑鞫聶子自承毆死而究不肯言逼姦之事案旣定以聶子毆妻致死又不以罪合論絞下獄聶翁深痛其子不免少露二姑之穢其父素强悍聞而大悲初猶以翁爲汚讎及徐察之見姑時立閭間與一男子相嘲笑則卽齊也遂大

疑夜起前往掩執二人果並頭高臥忿極卽踰窓而入手刃其女並殺齊攜首赴縣具白其由比見官突然憤亂作女聲涕泣曰妾今得假手屠讎死無憾矣遂懇齊與姑謀姦之狀一一緬訴無少遺官役皆駭署之內外觀者如堵言訖頓仆仍復其舊官又提聶子鞠問始肯言姑所爲而已質疑信參半且因母族之惡無敢暴白故隱諱至今殊不謂死者猶多此嘵嘵也官笑曰汝誠愚孝然法之所在身命俱捐又豈全軀事親者所忍爲乎聶子乃號泣伏罪官以事涉荒誕且齊與姑已授首竟薄責二姑之父存案逐出而聶子之死罪究以莫追明年鄉人請於官爲女立

祠歲時禱祀頗著靈祐之名云

寺庵地道

螢窓異草

固安尼靜定姓王氏其初爲某大家婢色甚殊主人納之後房寵冠同列主人卒遂請於主婦披剃爲尼以報厚恩實欲脫羈絆而遠颺也主婦喜其誠爲築庵於近郭供一南海大士像因號之曰觀音庵靜定旣闢法門香火衆盛又收女徒數人日益縱恣距庵僅半里爲法祥寺寺僧之壯者皆與往來綢繆無虛夕然靜定自建此庵門戶日扃凡有所須日倩一貧嫗購辦此外不再啟閉已與徒非值齋醮絕不輕出人因以清淨稱之鮮有疑其穢者上元汪

秉鐸以孝廉來宰是邑聞尼與僧居相近心竊訝焉詢諸紳衿又皆力白其孤潔汪究恟恟不定乃遣幹人密偵於左近旬餘有土工許二醉臥庵前嫚詈不絕語語皆侵靜定靜定閉門不敢答幹人以爲疑翌日矯宰命徧召土木之工而獨陰厚許許心感之一日醉以酒而詰之曰若某日於某庵前何暴怒乃爾許笑曰淫婢子許我重賕每月五貫今竟悍不肯與故小辱之幹人佯訝曰靜師素有清德以何事而賂汝得毋誣乎許曰禿媚何清何德惟予深悉之近寺僧皆其所歡也慮爲人所踪跡乃以五十緡浼余爲地道自某家墳側直至庵中凡四十餘丈號爲方便

門諸僧乘夜蛇行於其中或五或三均未可定禿媚又於朔望率女弟子夜行赴寺作大歡樂道場深恐予有漏言故加重賂焉渠但能欺聾瞶耳豈能欺予哉幹人得寶卽以白汪汪乃於是月之望五鼓出邑詣法祥寺行香旣至僧始知亟棄所樂出迎宰官汪給主僧曰汝等之眾約幾何可悉告余余將普施捨主僧倉卒以數對中實缺一二人汪指數之陽怒曰何竟誑予是必藐我之職有高枕不出者命役徧索於各房得諸尼於臥榻繫之以出皆裸如也汪笑謂主僧曰阻汝佳會頗殺風景然世尊則攢眉久矣主僧頓首至流血汪命盡拘之而尼中獨不見靜定詢

之則因病在庵亦捕之至實則私產坐蓐耳汪鞫之僧尼
皆伏罪惟靜定不承因出許二與之質兼掘其地道乃成
招旣而得二屍於隧畔則諸僧以媚相殺者遂定重罪流
僧尼於嶺表而禿主僧與靜定之衣束以大布使之對面
擁抱如好合然覆以巨甕積薪而焚之

題扇被誣

螢窓異草

閩臬陳公治績素著有幕客盧某斷獄精嚴公與僚屬罔
不誠服盧遂傲睨一世適邵武來一異人龐姓芝名字眉
叟能與鬼神言悉生人去來事某太守薦之公亦致之幕
中龐旣入署得與盧遇輒數數目之色若愀然公疑焉一

夕與龐夜坐聞鬼聲甚慘似在左近公以詢龐龐曰此盧幕之風擘耳公叩之乃曰公憶蒲葵扇之獄乎公曰頗聞之而非予任內事也龐曰公雖未逮盧生實司其事渠以片言致戕二命昨閔摩旣已發勘禍將作矣公默然不樂侍人有善盧者聞而相告時盧正因惡夢神思弗安聞之怵惕遂治具邀龐龐已覺侍者漏言堅辭不赴盧乃移樽過龐儀節謙恭迴非向之倨侮者酒酣盧曰君居閩地亦知蒲葵扇一獄誰實斷之乎龐佯笑曰此前司某公事耳盧曰予時已司刀筆就事論情推見至隱乃人或以爲口實心殊不解龐變色曰君至今日尙以爲精當耶二屈籲

寃九閨震怒君之危若朝露顧乃詡詡如此哉盧大怖離
席而伏蓋閩中素矜男色詩禮之家生子而美其防閑尤
甚於閨人某縣一巨紳生子女各一皆有殊色紳故崇尚
名教閑之維則男女旣及冠笄尙不令輕出中門家之僮
僕并未少識烏衣而紅顏者無論矣一日紳過女閨中案
頭適有蒲葵扇取視之上題五言絕句鄙俚可笑紳詰其
女則曰弟適攜來云係某僕者不知何人所書讀之令人
噴飯紳微頷之而疑乃頓起然思僕之婦服役閨中物或
有所自來遂不復根究乃父出而子入姊弟又以爲笑柄
訐騰許時女因語弟使更之弟初不欲旣而念少年章甫

竟等巾幘女流亦深閉而不得出不覺抑鬱乃以清水滌其墨取筆大書一絕曰雄飛原有志雌伏固無妨倘借春風力飄飄出畫堂吟成姊弟又笑語良久而懼爲父見遂并是扇藏於中未幾紳將有遠行以門客某綜理外事卽館於家時值溽暑蚊盛客欲驅逐乞扇於內紳子無以應偶見此扇卽以付之亦頓忘扇頭所書矣客揮扇竟夜晨起僕瞥見之詫爲己物及讀詩則又非是遂置之乃客當未冠時寶以色寵於宦故今猶以家寄託是日見僕錯愕取扇觀之不覺大慙遂疑紳子爲嘲已思以報復及紳歸故以扇置其前且言公子所贈者紳本有疑於是大恚客

又言公子每夜出未知焉往忝在腹心不得不告紳益怒
入內呼其子將施鞭朴幸女銳身自任極力辯白書扇有
時與扇有據宵行又莫須有之說紳乃釋然反下令逐客
客遂無顏鼠竄而去踰年紳爲其子締姻於某宦旣納采
矣客知之因銜舊怨攜扇造宦鑿鑿言之宦又迂腐異常
者乃以乞書爲名向婿丐字數行紳不知命子與之宦比
觀字迹昭合竟遣媒妁絕其婚紳不能平爭論數四遂涉
訟然在主斯獄者猶以詩有可解事有可疑聞之中丞藩
臬亦命爲之調停而盧適入幕見之卽笑曰此地素有此
風已不可長況紳家而亦爲之耶因取扇書一行於上曰

既甘雖伏何必雄飛其人之品從可知其人之婚理宜絕
仰卽斷離云云紳得此慙赧無地歸卽痛撻其子子竟無
以自明刎脰而死女恫曰予實使弟爲之今若此是予殺
之也遂亦投縊紳救之弗及又氣忿而卒是獄已隔數年
盧忽夢已持蒲葵扇將有所書身側一女鬼項擁素帛而
哭及寤寸心驚悸又聞人言故折節於龐以求倖免龐力
辭曰此獄旣已定案亦如君之鐵筆不能動搖但因造言
之客投近大貴之人鬼不得前故君亦少延殘喘今渠已
南下覆舟於江命無可逃豈君尙能獨緩乎盧又流涕以
請兼以母老爲言龐不覺惻然曰祇餘一綫君自爲之乃

屏去左右耳語曰刻聞閭君將轉生人世地府缺員限以三日之期盡結舊案君能得我公卵翼同宿數宵或藉以免亦未可料此僕洩天地之秘深有罪愆明晨亦將他適矣盧聞此語深信弗疑及陳公退食卽號泣乞救因具以告公乃慨允命人移臥具於盧室與之對奕直至夜分始寢果無一事達旦公出龐卽告辭公留之堅不受命龐遂過發乃公至次夕手談旣倦因與盧坐語夜半將眠忽聞簾鉤微動公固有戒心亟視之則黑氣二團直衝臥內豎人毛髮視盧已木坐如癡公駭焉厲聲訶逐其氣頓斂彷彿如人則一男一女跪於公前曰蒲葵扇一案公亦當洞

鑒其寃今盧某已罪無可追請公勿庇凶人公時已氣餒
亟返內署少頃使人覘之則盧死矣詢其死狀則長跪於
庭宛如向人乞命者口鼻有血膝猶未伸筋骸拘攣遂拳
曲而納於櫬馳書浙右召其眷屬厚賻之令載以歸然在
公已如失左右手矣幸卽報陞方伯倉卒離任復遭龐於
途公挽之晤言因詢盧之所在並兩夕頓異之由頗加怨
悵龐正色曰初某以公之德政綽有可觀故以節鉞卜之
謂不妨庇茲小醜詎意庭訓弗嚴公之長君受人暮夜之
金誣一良婦永沈囹圄上帝因減公之祿籍以父子至親
故也以是匿跡之鬼因而現形且冒瀆而不顧微公知幾

亦將抱恙非某誤公實公之自誤耳語竟辭去公甚怒然時公之冢子已蒞任某州因走倅以書詢之堅諱曰無公因此鬱鬱弗快無何以公事降補鹽道未任而卒

針刺前陰

螢窓異草

某進士年祇十八齡榜下卽授某縣宰其封君某心竊憂之偕以之任簿書案牘靡不身親宰唯升座僉行而已暇更與之講求吏治指陳弊端封君固浙中宿儒言之皆中肯綮宰本素慧亦積漸能通蒞任周歲政聲大著一日因公出郭適遇某大戶之喪執紼者約數百人幡幢鼓樂儀采甚都舊例吉凶大故雖上憲亦辟其途宰因止於道周

以俟其進靈輒既過其後有孝輿中一婦啜泣忽值暴風
素幃高揭婦之衣盡露於外則斬縗之下別有紅裳宰賢
見之心頗疑訝因命役諮訪哭於輿者何人反報某監生
新逝別無眷屬輿中人實惟其妻宰知必有異呼羣役使
阻其行命停輓於某寺以候檢驗亡者之戚族聞之愕然
亟面宰哀懇至再終不聽惟正色曰諸公與化者似非路
人詎忍其死不以命如不從予相驗予誓不再泣是邑眾
不得已姑聽之宰既力止其喪遄歸告父封君側首沈思
曰汝能體察吾心甚快但係巨家非齊民不得玩視倘驗
而無傷便難收拾必得有確證然後一發破的欲明此事

非予親行不可於是易裝爲卜人秘密出署瀕行授宰以策且戒曰事涉閨闈勿輕動而召禍也宰始悟一一敬從翌日遂托疾不出視事諸紳聞而大粲謂宰以兒戲阻喪旣而知悔因埋首衙齋不改孺子之故智乃具公牘促其出驗宰竟置罔聞署中吏役及里巷之人莫不咎宰事聞太守馳書切責欲其謝過於眾紳宰不引咎惟稟覆云人命至重緩葬無妨願假旬日限疾愈卽出相驗如不得其致死之由情甘伏罪語直而壯太守亦解其意而究以爲憂乃封君周行數日絕無人言某死之冤者心亦忐忑一夕孤踪郊外無所棲身因借中田之廬小憩僞稱異鄉失

足貨卜餬口路暗不能前進者其人信之慨然留宿廬甚隘不足以容二人寢因相與絮談以消長夜封君故有心以言挑之曰今歲田禾如此脫遇賢長官百姓可以樂業其人忽嘆曰敝邑數年來頗遭悍吏之虐今邑侯年雖甚少獨能體恤小民昨入城市聞將不能久任後有來者恐未易克繼美政也封君問其故其人曰我輩皆在草野言固無礙某太學者予之佃主也甚強壯聞其猝死心頗疑之及往助喪事詢其死由家人皆莫知惟一小童深知之私以告予則太學之妻夙與其內兄有染內兄適喪妻思斃其夫因以嫁之好事且將成不意爲邑侯所疑留屍候

驗又不卽發族中覲其巨貲將羣起與邑侯爲難事果上聞欲不免官得乎封君又問此婦用何物斃其夫其人備道其詳明晨封君徑返內署備告之宰得父指次日卽簡精細仵人隨往檢驗旣至諸紳咸在且不以笑面相迎宰微哂曰予爲公家洩憤而反讐予豈金貲不卽瓜分耶語中隱微眾皆色變宰令啟櫬屍已臭腐仵人如法細檢迨至下部宰遽指曰審視之仵人會意應手而出則銀針五寸由陽具貫入腹中眾乃大驚靡不匍伏稱謝宰笑曰兇人予已得之矣因問某亦來否同聲曰來卽在眾中指之則其內兄也視其色如死灰眾始悟宰命役拘執卽命殮

屍候詳回署亟令逮小童與亡者之妻薄暮咸集宰乃當
庭研訊先以嚴刑擬童童懼罄吐其實蓋童故某之腹心
薦於亡者以遂其私婦因與之同謀者也某日亡者宴飲
於某家大醉而返童扶掖入室婦卽命童縛以革帶然後
將其褲脫去遽以針刺其陽具深入無遺亡者醉不能支
大吼而卒童與婦始緩其縛繫其褲扶置榻上以暴疾訃
於人人固未及料焉童既實供某與婦遂皆伏罪獄具上
詳大吏皆喜將飛章薦揚宰嘆曰辛苦一官使老父心力
俱瘁殊不成人子卽日以終養告奉父旋里

貞女冤獄

程曉
潛庵漫筆

江都周姓兄弟二人兄娶妻生女名大虎子年及笄弟聘陳氏女未娶而卒女守貞焉周甲憐其孤也命已女與同房宿初周僕王玉春與女使徐有奸周女見之王思逃去徐曰何害遂誘周女亦通於王一日周女與王媾貞女見之王又思逃去徐曰何害二娘寡婦不如並亂之是夜貞女熟睡周女潛開門納王與徐共謀强奸貞女先以被覆其首貞女素不脫寢衣驚覺知變作力與撐拒及漸不能動則發被而已死矣周女與徐謀叩周甲之室謂二娘腹痛又徧佈麝香於牀謂二娘素有奸自服藥墮胎死而報於官江都某令信之陳親屬有煩言令持之益堅釋王玉

春王旋自縊於貞女靈前令轉聽周女誣供牽涉多人謂與貞女奸者周甲欲脫其女賄仵作證之陳氏訟亦懈顧夜夜聞鬼哭甚慘因復訟於揚州府英公復審刑訊徐與周女百計不承已而瞪目曰二娘至矣我說我說遂各吐實案解蘇州議抵而無辜陷死者又數人後數月令驟病死仵作當反坐忽七孔流血死死時案猶未結

冤魂對質

潛庵漫筆

嘗聞東臺老吏陳廷棟云予於蔣朱氏一案而知有鬼神也蔣朱氏者興化人寄居東臺其親夫曰蔣鳳岐其姦夫曰陳加咸婦與陳共以酒醉蔣而勒之死已私埋矣葛大

令起元訪拏通詳屍傷顯然而二犯堅不承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八日揚州會檢憲委鐘太守殿選揚州桂太守超萬其他會檢之員尙多前一日於五臺山擇地布幕圍之四面各百二十步題曰枉死城中設一几一正座一偏座正座設木主一曰揚州府城隍偏座設木主一曰東臺縣城隍其下乃各官位又植竹竿一書曰蔣鳳岐冤魂在此聽審屆期極熱揮汗如雨及至布城中則陰氣襲人各官皆訝其寒予幸帶夾襖往衣之仍不足各官先拈香祀神乃各就公坐件作檢明後漆棹傷痕宛然姦夫姦婦從獄中出昇而往猶洋洋如平時甫入布城神色頓異跪下

戰栗不勝視竹竿曰對頭在此尙何言官畧問數語乃各吐實立時定讞及事畢出外依然炎熱扇不停揮

尼代僧災

潛庵漫筆

浙江某孝廉娶妻某氏琴瑟不調一日孝廉自外歸見僧於室雙縛呈官時已暮矣縣令某謂夜已深姑令押下來日聽審孝廉歸令乃解縛傳入密室先諭僧曰汝想誤入孝廉家因疑致訟耳僧曰諾次語婦曰汝係名門斷無意外想夫婦不睦耶婦曰諾詢明僧居某寺方丈卽遣去而重賞官媒俾覓一老尼來尼至令曰事無他苦完人名節汝又得財但須小縛片時耳因以尼與婦同縛次早坐堂

皇訊僧姦狀極口呼冤問何冤曰某非僧乃尼耳烏能姦
令曰有是乎令官媒驗之確爲尼觀者雲集皆咎孝廉孝
廉語塞而不知其故令徐責孝廉錯誤命出錢十千與尼
退堂後傳其夫婦入各婉諷而切責之二人皆感泣因收
孝廉爲門生而命夫人收婦爲義女輿馬送歸遂爲夫婦
如初居半載五鼓過某寺拈香主僧未起擒出痛杖之立
逐出寺孝廉益感而人無知者後孝廉生二子夫婦偕老
令去官官媒始洩之

領屍得婦

采蘅子

蟲鳴漫錄

某邑甲久客於外十年無耗婦及幼子貧窶實甚乃招乙

於家乙故業成衣者攜貨就婦居新其屋宇門設縫肆儼然有妻有子半載甲歸見門庭改易不敢入訪知其故鳴官官傳乙對簿彼此爭欲得婦官不能決密令隸臥婦於門板覆以蘆蓆詭言其婦羞忿自盡昇至堂上諭曰婦今已死孰願領屍棺殮乙云我已養半年所費不少刻下本夫已歸不能再埋死婦甲云久客無耗其曲在我婦改適非得已今死願領殮埋官命啟蓆婦故無恙乃斷令甲領婦逐乙焉亦巧矣哉

撞姦致死

蟲鳴漫錄

王通甫明府言山東廩生某素挑達與表妹有私人不知

也表妹父叔同胞其祖又納妾生一子家故富平時兩兄
眈眈視弟因而祖父亦與叔父不睦會妹遠嫁與廩生睽
隔數年無由相聚庶叔年稍長祖爲畢姻諸親咸集廩生
伺於門表妹乘車至彼此如渴驥奔泉入戶稍寒溫卽攜
手至柴室狎褻情急忘閉門適庶叔如廁突然遇見恐其
洩也以帶勒斃之置於積柴中二人仍逐伴笑語揚揚如
無事迨彩輿至門遍索新郎不得合家大噪遠近尋覓廩
生與表妹亦張皇失措昕夕搜求數日無耗久之穢氣漸
出得屍於柴內頸有繩痕疑兩兄謀弟其父亦述其平時
鬩牆狀乃縛以鳴官窮治經年五毒備至已誣服矣新令

尹至閱供招而疑之以爲兩兄謀弟何時不可奚必待新婚眾親畢集之時且不於暮夜而於白晝必有別情非細鞠慮致冤抑乃大索是日賀喜者隔別嚴訊有一鄰人業丐者最後來賀詢其何因遲至以早間代人檢屋漏對詢屋上望見是家否曰望見詢爾望時有所見否曰見某廩生與新郎姪女攜手入柴屋意甚相暱隨見新郎執紙過柴屋門而登廁我適整屋畢遂下屋易衣稱賀他無所見也官曰得之矣遂拘廩生及表妹一訊而服乃置之法而釋其兩兄合邑稱神君焉

治淫斃婦

蟲鳴漫錄

有官舫泊某處見岸上臥一裸婦人狀若死衣褲及針線
籃置於旁不類遇盜者疑而往觀按其腹甚堅陰有流精
知爲輪姦氣閉令榜人覓舊草履焚之伏其身以陰就煙
薰之返舟遙視良久婦自起著衣攜籃而去復往視之地
漬精斗餘後訪知婦以縫紉登糧艘舟人見其輕佻挑之
婦故倚門者樂就焉於是合舟水手四十餘人迭淫之淫
畢見其欲斃委於岸揚帆去此官久歷仕途曾檢經藏故
知其治法

歧指冤獄

吳熾昌 客窓閒話

林寶光山右安邑巨室五旬餘始得一子名繼業六旬外

家計益饒而精神衰頹不勝勞乏延中表之子張歧指者其左手有贅指故名其爲人少年佻達而有心計俾總理家業持籌握算井井有條寶光倚賴之是歲繼業年十五寶光爲之聘同邑富室楊氏女畢姻有日張戲謂繼業曰弟年未弱冠焉知房中事盍倩我代勿貽新婦笑也繼業怒之以目晉俗嫁女者親串與役人隨送三日而返其迎娶之家戚友畢集兩姻家上下混雜往往不能辨認是時繼業親迎回閨隨者眾小偷程三兒者右手亦有歧指溷入廝役隊內奔走出入欲乘間肆竊是晚內外醺客畢其客之少年者羣擁新郎入密室縱酒行令必欲新郎醉而

後已時張亦在座至三鼓忽患腹疾告繼業而回適三兒潛入客舍盜襲客之衣冠帶履居然上賓欣欣得計闖入新婦房時已夜深女眷各散僕婦使女皆倦臥外室鼻息雷鳴三兒不知衣飾所在舉燭照之見新婦美而豔三兒心動亟闔戶釋衣推新婦臥新婦誤爲其夫難與抗拒聽其解衣寬帶時覺有歧指相觸狂蕩甫畢急起著衣而遁新婦斯睡未幾諸客皆醉倒繼業歸房不見新婦亦舉燭照之新婦見非前人卽起詰曰汝何人擅敢逼視繼業笑曰予而夫也新婦愕然曰何以爲信繼業曰何爲不信新婦曰果爾汝以手與我驗之繼業舉兩手與觀新婦大啼

曰有歧指者已冒作新郎去猶未久也繼業觸張歧指謔語盛怒拔劍而去張父聞叩門聲甚厲急起拔關繼業突入噪曰惡奴張歧指何在索與俱死張父方駭愕間家人皆聞聲出勸甫奪其劍歧指亦捧腹出覩繼業顏色兇暴問何怒爲繼業見其仇突前結其胸襟曰鳴冤去眾皆問故則愧忿難言張父知不可解羣擁至縣解官乃燕人方尹喚兩造入問之繼業訴其謔語與冒姦事張始覺極口呼冤曰小人腹疾歸家今猶未愈安有是事繼業曰其腹疾卽脫身詐冒計況新婦稱歧指冒新郎卽爲確據方尹正思喚新婦質對忽聞喧嘩聲二老者相結至一老者曰

予爲楊宦以女與林寶光之子爲婦縊死房中請究其故
一老者曰新婦因何雉經而子亦不知何往求爲伸雪尹
指繼業曰是非爾子耶寶光大駭曰何以先至官也始問
悉其故尹命二老各書親朋僕役姓名咸按驗之無歧指
者問失物否客懼訟累僉諱曰無之尹復訪知張歧指好
爲桑間濮上之游始信冒姦之情確嚴刑之張不勝楚竟
自誣服律擬大辟已決訖矣方尹以丁憂去未幾鄰縣獲
盜卽程三兒也畧一研鞫遽將冒姦事自認不諱且指所
竊衣履爲證鄰縣以贓物移知安邑繼任者悉召林寶光
之客皆出認被竊故物且訴當時不言之故始誅三兒而

擬方尹以遣嗚呼聽訟者可不慎哉

逼姦爲娼

客窓閒話

燕都南吳橋縣之連鎮布市也居是地者半以買布爲業有肩販張乙恆負布四方求售出或兩三月一歸年二十餘家僅老母爲之娶妻李氏嬌而蕩夫妻甚相得彌月張仍出貿易婦不安於室日遊鄰里姑勸之不聽教戒之則怒目視反脣稽矣有武生許三者城居隨父設肆於鎮父因老病俾業其子而養疴於家許三恃矜無賴好與惡少伍而游獵於色不逞之徒利其貲而助爲虐一日與李氏遇諸塗豔之訪詣惡少或曰此吾鄰張乙婦其夫負販外

出恆在我家游蕩可以利誘之許三喜諾其人歸與妻謀妻曰使許君僞爲吾弟也者俟婦來亦來吾誇其富饒以欣動之婦若不避吾讓之隙則事成矣其人告許盛服而往婦適至欲避鄰妻以其弟告牽衣命坐婦邪睨許許漸與調笑婦赧不言鄰妻曰吾弟非外人也煩嫂相陪吾具饕去婦口言歸而身不動鄰妻出反閉其戶許搜婦求歡事甫畢而鄰妻至婦羞慚無地鄰妻曰若欲不洩於人必長與吾弟歡好猶弟婦也吾何言哉若不常來吾且播揚之婦諾之由是許爲之易新衣備首飾居然完好姑詰其所自來則以母家對姑大疑之訪得其端倪禁婦勿出則

罵雞豎犬攪擾不休姑大不堪俟子歸告之故立命休棄
張乙承母命不得已與手書而逐之婦泣去無可歸乃投
許而尤之許曰今長爲我婦矣不復受惡姑氣尙不嫌於
心耶乃置宅相處越數月供億不支復與惡少謀僉曰是
非爾真婦也可使之娼徵其夜合之貲不但衣食有藉而
致富不難矣許喜諾逼婦接客婦畏鞭笞不敢不從張乙
自出婦後負氣半載而回與婦情猶未絕訪知爲娼潛往
視之婦見痛泣且告之悔牽留共宿而還其手書張乙歸
不敢告母正無可如何之際許知是夜有客而不知其爲
本夫次日往索貲婦無以應裸而撻之婦以實告許復與

惡少謀曰殆矣本夫已反其手書若以佔妻訟我奈何僉
曰彼經紀人一時計不及此必將復來俟其來時吾等伏
於左右羣起捕擊使懼而逃似可絕跡許唯唯未幾張心
果不息又至甫扣門伏發羣毆之詐死伏不動許曰殆矣
不過懼之而已奈何置之死地罪將在我眾闐然散張知
眾去覺遍體受傷不敢見母匍匐至河干趁舟入鄰邑夜
扣行家其主素識驚問其故張以酒後與人共毆旣被人
傷亦復傷人求爲調治行主爲之醫痊併爲合夥販布於
口外時連鎮河干有浮屍亭長報宰宰驗明遍體鱗傷似
羣毆致斃而棄於河者面目已敗莫辨誰何宰爲棺殮緝

兇標召屍親而已乃張乙之母數日不見其子歸尋訪無
著或告以河干之屍必其子也母信以爲然卽投宰告許
三謀婦殺子狀宰啟棺使認母亦難辨因報仇心切覩屍
衣上右肩有補綴處謬曰吾子布販也其肩負布易破吾
以舊布補以白線縫是否請一驗而定遂洗驗果然卽提
許三與諸惡少一訊皆服宰已解審會垣許父哀其子思
有以援之或告之曰此屍詐也張乙年少身短此屍年老
身長雖面目潰爛而身旁有鬚一縷其明證也父悟急爲
上控司發首郡復鞫遊移無定已逾年矣張乙貿易獲利
歸視其母母見之喜懼交集張問故母實告之使仍避匿

張曰不可我本無罪若使許三問抵則我咎不輕且終身不得居故鄉不如自首便遂投宰而陳其始末宰大驚卽偕往會垣面告憲司幸罪人未決卽出許科以和姦罪褫革荷校而已張歸安業婦亦投回哀求其姑割指示志改行爲良仍完聚焉

戀姦殺婿

客窻閒話

粵東某生聘某氏國色也偶出觀劇被爲富不仁者所見重賄女母私之往來甚密恐旁人執姦乃於女臥榻下穿一地道通後院空室中爲潛避計未幾某生入泮使媒來訂婚期富室與其母女謀使生入贅而斃之母女皆諾告

媒曰壻家無父母老婦亦無夫無子兩無依倚壻如肯入
贅兩得其便否則姑緩俾女待我卒也而後于歸媒覆之
生欣然願贅及完婚時男女親朋集賀者數十人同觀花
燭無不嘖嘖羨新婦美者生喜甚送客入席卽歸新房與
婦對酌新婦不作恆常羞澀狀執爵相醕飲生入醉鄉時
外客聞內宅慘呼一聲共駭愕間見新郎衣履如故散髮
覆面狂躍而出羣欲詢之已疾奔出外客皆追隨行里許
遇大河卽躍入水而沒客呼漁舟撈救不得皆歎息而返
新婦與母俱惶急候於中堂見客回泣問新郎安在客告
之故並叩其由來婦曰壻方在房中筵宴忽發狂沖門出

我等不知其所以諒出外俱親友必阻之使歸何任其投河而沒耶是客殺我婿也遂鳴諸官官訊客皆曰我等猝不及防追之無及事出意外豈有至親好友見死不救哉訊諸新婦及母則哀求還屍而已遂爲疑案未幾易一令有明察聲見前官移交有是案反覆推求恍然曰婿投河而反誣客非誣客也欲證新郎之死以實之也是必有故變服爲星卜之流訪諸其鄰鄰人曰有某富室素與婦女無親故忽往來甚密我儕亦疑有故但是日新郎發狂投河眾目共覩豈有他哉令曰汝見之否對曰我亦在座令曰汝視新郎貌作何狀曰披髮覆面不及見令曰富室安

在曰今日猶見其入新婦家也令辭去易服率健役百餘突至婦家圍其前後戶而搜之僅有母女在將入閨中老婦橫身阻曰此嫠女室三尺童子不許入門況爲民父母而不知禮乎令微哂曰欲爲汝壻明冤耳婦曰倘入室而無冤可明將何如令曰我償汝壻命乃呼役掖老婦出令入房見鋪陳精潔皆常用什物無可疑者正躊躇間俯視床下見有男子履回顧新婦駭然失色令呼眾役入移床而觀見地板有新墊者命役舉之則地道見令乃帶役入穿出至一空室室隅鮮衣少年伏焉執之推門至院落見地有新挖狀命役啟之生屍在焉經夏不變喉間扼痕顯

然遂出聚案內人證一訊服辜論如律乃知生醉後婦女與富室共扼其喉而斃之從地道昇入後院埋之投水之人係富室以重價覓善泅者爲之也

神犯姦盜

客憲閒話

蘇郡社會甲於全省暮春之際舉國若狂其會首紳耆咸集神廟公議分坊斂貲置辦彩衣務極鮮豔搬演故事則翻新出奇爭奢鬪富故遠近來觀者千萬人凡臨街之樓招集婦女皆憑欄俯矚粉白黛綠迷眩一時故少壯之徒爭賭目力百十成羣隨會來往評定美人今年以某處某人爲狀元必覆之四五日眾議僉同則探其父母夫家皆

有垂涎之意時有趙五官者年十七八已訂婚孫姓在錢局作夥是日隨眾縱觀知眾所定之元係趙五官之未婚妻也五官意亂神迷惟欲速娶爲快第歲俸十餘千錢不敷奉母何以爲婚與母謀之母告以父在日有錢會應得一百餘千或可敷用但須搖點未能操必得之權五官憶及大五聖堂其神甚靈因往禱之云如得會完娶之後夫婦偕來叩謝祝畢赴會舉骰搖之得三十六點如願而歸遣媒定期納采迎娶花燭之下婦果豔麗傾城五官不禁狂喜惟新婦似憎夫貌陋然亦無詞三朝後具牲禮同婦往酬五聖而回已卸粧矣至晚忽又盛飾端坐五官入房

婦正色拒之曰我非汝家人矣五聖將迎我爲夫人法駕將臨汝其速退勿干神怒也五官疑其有瘋疾卽出延醫醫至而婦已僵異香滿室遙聞音樂之聲五官大慟殯殮後以神奪民婦訟於邑宰官斥其誣妄不準奔告於府太守見其神色悲忿姑納其詞是時湯文正公撫江南正直之聲震於遐邇神亦畏之五聖暗隨五官來知太守已收呈狀夤夜入藩庫緣庫內有三金寶係守藏之物五聖盜之穿庫樓而出神光燭天巡守者皆誤爲火起鳴鑼高叫方伯親臨吏役俱集開庫檢點惟金寶三不知所之矣五聖以寶入撫院內宅示夢於夫人曰予爲吳江之五聖神

被頑民妄控於府求爲庇佑願以金寶爲餽乃擲之於粧臺夫人聞震聲而覺則金寶三枚儼在命婢請文正入語以異事言未畢而門外傳點聲請公昇座文正出則兩司百官咸聚方伯以失寶事告文正笑曰盜易得勿張惶也問首府曰昨有人控神奪民婦者乎以其詞來太守曰有之飭從者取到立傳趙五官文正面鞠之得寶歸寶於庫具獄牒正一真人府請殛之真人覆文曰神雖不正婦亦淫邪憎其夫而悅神貌致啟姦圖孽由自作然陰陽道隔雖和同強申革聖神之號遣發幽都長爲餓鬼以正其罪可也文正命地方官撲五聖之像居民爭毀之今改爲總

管堂矣

除瘦馬害

客窓閒話

金陵匪徒有在四方販買幼女選其俊秀者調理其肌膚修飾其衣履延師教之凡書畫琴棋簫笛絃管之類無一不能及瓜則重價售與宦室富商爲妾或竟入妓院名之曰養瘦馬遇有貧家好女子則百計誘之有受其誑追悔莫及者不知凡幾時有滇人徐鄰哉爲上元令因案墨誤有虧帑項憂鬱以卒親友奴僕皆星散惟遺孀人弱女惻惻流寓因逋負質值已多被寓主驅逐惟求傭作女工有人引入瘦馬家不知也其家以老嫗主政家人婢僕數十

人咸尊之曰老太太教師十餘人諸秀女各有所業稱嫗爲母爲祖母爲老老者莫不嬌容麗質舉止安嫺其家法則三尺之童非奉呼喚不敢入中門規矩井然宛爾大家風範其雇徐孺人教諸女刺繡耳見其帶女來年甫十三四秀外慧中超越諸女之上嫗甚憐之因俾母女與已共食易女以時服囑同諸女入塾讀書暇時調琴作畫以及吹彈歌舞之事與女伴逞能競敏亦精絕無倫當徐孺人初至時問嫗門第則以丈夫皆外出服官僅留諸女在家作伴僞答孺人信之荏苒三年女已及笄囑嫗爲之擇壻欣然從之未幾報某公子欲相女先命諸女次第出皆不

中選遂華裝徐女欲出孺人止之曰此非大家所爲嫗曰金陵風俗皆如此不能違也不得已而去至中堂見公子髯而偉僕從甚眾見孺人偕女來公子傲不爲禮坐而觀之一僕指之曰此女骨秀神清超前絕後誠尤物也公子亦贊曰不意糞壤中竟產靈芝眾僕見如公子意皆曰不乘此時定之佳人難再得矣女拉孺人俯首入謂嫗曰如此不堪必非正配我不願也嫗笑曰汝家一貧至此誰與爲婚由小星而緩圖之寵榮之日奪嫡何難況公子父官極品家貲巨萬若母隨女嫁則終身喫著不盡而我亦藉沾餘潤非一舉而兩得乎女聞之大啼拔簪脫衣擲嫗曰

還我故襖我願與母丐而死不願辱而生也孺人亦怒曰如爾所言直瘦馬家所爲耳嫗聞道破其情微哂曰汝母女縱有廣大神通亦跳不出我範圍也飲食教誨於今三年不值數百金耶汝女猶我家婢能不我主耶女益大啼覓死嫗叱羣婢縛之空房立逐孺人出孺人忿甚問入縣之途欲鳴諸官遇一嫗詢得其情笑曰汝一窮寡婦思與瘦馬爲敵祇取辱耳彼非金錢充塞衙門吏役相與狼狽焉敢公然作是業耶孺人曰依汝所言則無生路矣嫗曰勿急我係官媒汝既有針工之能可覓一大衙門作活日與夫人習熟乘便訴苦衷或有濟也孺人曰我何從入大

衙門耶嫗曰都堂陳大人諭覓繡娘此其機也卽日可進
孺人求其引薦偕入督署夫人見其舉止端方喜而留之
命伴女公子刺繡孺人委婉教導女公子亦喜願與同臥
起孺人恆思憶其女中夜涕泣女公子詰得其故轉達其
母夫人爲制軍言之制軍怒立召府縣官至面叱之曰地
方容留人販失察之咎已無可辭甚至霸佔宦室之女爲
地方官者昏憤無知所司何事耶官皆失色跪請其故制
軍以孺人之事告之勒令密緝嚴究刻日申報如有知風
漏網惟該府縣是問皆諾諾而退卽率役親詣瘦馬門合
圍而搜之男婦及女咸獲緣出不意無一脫逃者府縣鞠

實擬瘦馬家男婦俱外遣發諸女歸其家送徐女入院署
與母團聚感制軍恩相率叩謝夫人曰未也制軍有命謂
請孺人權爲我女師將爲孺人女擇配以完其事遂示期
觀風集諸生而課之得兩生文理並優一已有妻一寒士
趙生壯而未聚復面課之無僞以徐女妻之籍沒瘦馬財
產儘充徐令虧缺外尙餘數千金並宅一所爲女妝奩俾
趙生安心肄業是科高魁連捷南宮迎孺人而終焉

進香被污

續客窻閒話

浙有嘉禾生爲邑之巨室將入棘闈偕其妻與姑母僕婢
輩同赴武林寓西湖山莊以便遊觀生婦少艾而佞佛以

天竺進香爲請生從之命僕喚肩輿僕體主人省約意不
投行家散雇輿六乘價甚廉生婦豔裝盛飾與姑母僕婦
婢女輩乘輿而行生騎馬在先僕攜香燭隨行至半途生
婦之輿杆折五乘皆隨騎而前是輿落後一夫抽筋杆回
去謀易新者一夫守之僕亦踞候輿夫笑曰主人將抵山
門矣汝不以香燭去有不失誤冒汝者乎況五乘前行此
僅一乘夥回易杆卽來何須呆守耶僕信其言追奔而去
一夫以杆來共舁至朱門輿夫輕叩銅鐙一沙彌拔關出
曰請夫人下輿生婦曰我家人安在耶沙彌曰都在前殿
候夫人久矣生婦從之入門曲折引入密室請夫人少坐

沙彌去而健婦四人至生婦益惶惑急詢官人安在健婦
皆笑曰休問官人我輩皆香客亦爲大師掠至無奈相從
汝若婉順則此間喫著不盡且人盡夫也何樂如之否則
暴虐相加無從逃避婦聞之悲忿覓死一僧入曰何來潑
婦入我法門中敢肆橫耶喝令健婦併數沙彌齊上將生
婦衣飾洗剝以布帶縛其手足於醉翁椅上強姦之生婦
痛罵又一僧以麻桃塞其口而遞淫之婦亦昏沈如醉聽
之而已至夜健婦以米粉湯執鼻而灌不得不咽仍勸其
相從次日爲之洗沐焚香於室羣僧入互相勦也如是者
六七日當生之入廟也姑母等俱至惟不見其妻未幾僕

亦奔至眾問主母何在曰隨卽到矣我恐香燭有誤是以
先來生曰今何在僕始以輿杆斷折易換需時對生惶急
命速追之自亦乘馬往尋窮日之力毫無影響復使僕往
接其姑婢人等則輿亦不知去向喚他輿送歸生在寓躁
急無法可施次日入縣鳴冤官爲飭緝過三日仍無踪影
生乃投在省候試親友商之老成者曰今中丞愛惜士子
若鳩同考者百餘往訴之較縣官得力多矣生從之集多
士投轅門巡官以公狀入中丞命傳府縣官至曰屬有大
愆敢誘掠良婦官不能破案朝廷何虛糜爵祿爲耶期三
日不獲必登白柬府縣諾諾而退命役數百人假作香客

散布各廟使生僕爲眼目訪之逾二日無踪文武員弁皆惶恐共謀將挨搜僧之密室僧大懼以藥迷生婦夜使健者負置乞丐茅棚丐者驚呼兵役咸集見一蓬首垢面之婦奄奄一息勢將斃矣急喚生來認確係其妻呼僕婢來昇之歸寓以藥灌之乃醒見姑母在旁泣訴所苦時兵役因已得婦皆回署稟報生亦以前情補呈府縣各官聚謀曰雖有婦而不知其地其人將何以定案無已盡拘西湖僧使婦辨之冤可白矣乃使生歸而謀諸婦婦愧作難言乘人不備而縊生又鳴官官益無可如何時諸僧已集千百人無不呼冤者卽有姦僧在內無可對證良莠莫辨以

告中丞乃命兵役徧抄靜室搜得女舄者卽以所住之僧鍛鍊成獄而斬之其寃與不寃未可知也

妒姦殺人

續客窓閒話

陸清獻公諱隴其號稼書浙之平湖人以進士授直隸靈壽知縣聽訟時每傳原被告到案曲爲開導曰爾原被非親卽故非故卽鄰平日皆情之至密者今不過爲戶婚田土錢債細事一時拂意不能忍耐致啟訟端殊不知一訟之興未見曲直而更有紙張之費役有飯食之需證佐之親友必須酬勞往往所費多於所爭且守候公門費時失業一經官斷須有輸贏從此鄉黨變爲訟仇薄產化爲烏

有切齒數世悔之晚矣卽如此案某人故薄待某人卽檢律例指示之曰罪應笞杖但國法不加有禮之人某合與某叩首服理卽回去靜思三日倘彼此豁然來投結可也往往感激涕零情願當堂具結和好如初凡獲小偷到案則曰汝亦有人心者也何至爲此偷曰小人爲貧所迫耳公曰是不難爲利之最厚者莫如紡績且人人能爲之隨命僕市棉花斤餘使偷在堂右教以紡花之法曰此貲本不過百餘錢耳今數日內循環倒換已贏餘若干除汝飯食外尙剩有數百錢汝回去執業倘再犯不汝恕矣偷泣而去改過遷善者多間有再犯則杖而後教之在堂上紡

花一月三犯則曰是不能改矣使二役挾之急行千步以熱醋一碗灌之飲至半使一人突拍其背則嗽終身不愈不能作賊矣仍紡花以沒世時尙未設養廉若奉文有攤捐款必具文申請曰職俸銀四十五兩僅敷日食所須捐款動錢糧耶抑雜稅耶道府壽以掛麪十束斤燭一對躬親致祝上游皆惡其執甄別罷之後任甫至卽有報命案者係以斧殺人於曠野不知兇手爲誰後官訪於公曰老前輩任此數年囹圄空虛案無留牘可見一邑之人皆在春風化雨中矣弟甫下車卽有疑難命案若留以有待者何也公曰方自愧虛糜何敢當兄臺盛譽命案有無亦偶

然耳今案在何處曰某村公思之曰必某人所爲也後官拘其人至曰案無事由殺無證佐何所見而執我後官曰此前官所教必無謬誤其人曰前官聖賢也豈肯寬人後官無詞可答曰帶汝見前官諒必有說於是押犯詣公其人見公卽有慚懼之色公呼使前曰余初至汝村講鄉約時見汝面有兇橫氣厯厯開導汝色漸和逾今三載前色頓變其爲不改兇心致有此事可知殺人者死罪無可逃與其受盡責撲而後承不如直陳無隱身不受虧而恩猶可冀其人叩首泣曰洞見小人肺腑矣昔年我與被殺之某共交一嫠婦後某獨佔而屏我是以不平嗣公至以善

勸人人皆革面洗心其不能者爲眾所不齒某偕婦出亡
我亦聞公言自悔今公甫謝事某與婦仍回舊村且訕笑
村眾曰汝不過畏陸清天耳渠不能自保今尙有此不近
人情官耶小人恨其詞觸前忿潛殺之意謂無人能破此
案不意公竟先覺也雖死奚辭後官憐其尙有良心薄其
罪而流之

服毒詐索

陳其元 庸閒齋筆記

先是蘇州婦因避難攜其已嫁女至上海者賊退後女不
歸蘇州而另與一人爲夫婦卽俗所謂拚頭也婦利其資
而不之禁如是者有年婿在蘇不知也久之其人資罄女

出傭於巨室以自給然歸來則相處如故又久之婦以乏資厭其人遂聲言蘇壻來索將挈女去席捲所有登舟舟尙未發婦適以故上岸其人尋至爰攜女共逃婦歸覓女不得乃欲詐巨室謂其匿之索擾久之無所獲忿而服鴉片以往毒發遂斃縣讞謂婦死緣壻索女故女因姦致母自盡科以死罪獄上廉訪應敏齋細詢其情閱全案無壻家一詞疑之乃密飭吳縣令提其壻到則始終茫然不知有是事是婦自死於詐索矣於是僅科女以姦罪完結

繼母殺女

俞鴻漸
印雪軒隨筆

王平華先生耀辰由翰林出爲福建鹽法道屢署臬篆其

年邵武府光邑女德姑年及笄將嫁其繼母與伯父通惡其窺見陰私共殺之以滅口女之叔父貴潢訟於官邑令張君夢蘭尙係初任驗訊詳報以傷供參差爲大憲所駁平華先生揆度情形卽決其非自刎邑紳高雨農中翰時因修誌在省訪之更得其實於是密稟大憲提省審辦已而卸臬篆首府及委審各官竟以自盡定讞劾張令相驗不實落職張恚甚於府堂自刎幸卽救甦平華先生恐沈冤從此莫雪復具稟辨論其事前後凡十數上乃得檄會各司道提棺開檢時閱數月兼值炎天而德姑面色如生比會審突有五采蝶光豔殊常飛繞庭際其妹大呼曰吾

姊來矣諸兇悚然悉吐其實讞乃定張令亦得開復

成衣匠姦計

齊學裘 見聞續筆

鎮江楊宇和述一事有鄉人新娶滿月後送其妻歸甯途遇成衣匠某謂鄉人曰爾氣色不佳當有大難須在房中避過百日方無事鄉人信之送妻至岳家而返以告父母果然足不出房茶飯則其母從窻中送食月餘其妻帶箱而歸妻爲送食鄉人復發狂疾婦奔出房將門倒鎖一日晚婦曰房中馬桶數日不倒矣乃開房門忽鄉人自內跑出門外投於河眾大譁救杳不可得燭之則遺鄉人之衣於河灘婦號哭不已鄉人之父母見子已死婦又年少不

如嫁之已爲擇配婦不願嫁後其母爲主婚許配成衣匠某卽前途中所遇者遂嫁之後輿人議曰投河無屍一可疑也姑爲擇配則願守母爲擇配則願從二可疑也於是訟於官官謂發狂投河事甚匆忙萬無旣到河邊猶從容脫衣之理立提成衣匠及婦到案嚴刑之下盡得其實從床下得鄉人屍姦人淫婦皆置於法初婦之未嫁也與成衣匠有私二人預爲設計先令避災不出房門婦歸時某卽藏於箱內乘夜謀殺之埋屍床下某素識水性因佯狂投河乃從別處上岸又置鄉人之衣於水邊使人益信爲鄉人之死其計甚巧然終不免敗露亦何益哉

漏言殺子

見聞續筆

侍御某中年喪偶續娶妻某氏前妻遺一子甫數齡未幾侍御亦死某氏性淫毒虐待其子淩辱不堪侍御歿後某氏大有外遇公然宣淫而人前猶僞爲清潔一日某氏爲鄰婦招去作葉子戲下午值所歡來見某氏不在家乃告其子曰今日我夜裏來可告訴汝母作水饅饅等我言畢而去其子遂尋至鄰家當眾人前照所囑之話告某氏鄰眾哄然一笑某氏羞愧難當比其子歸而已亦隨即回家痛恨其子用馬箠笞之數百下忿尙未息而所歡來某氏譙讓之所歡曰我原令其俟汝歸時再說未令其往鄰家

也亦以脚踢之兒已奄奄一息矣某氏與所歡商議此子萬不可留留必爲害遂以利剪闊其勢兒一痛而絕某氏裹以蓆片令所歡埋之所歡攜之出時天甫四更滿街寂靜所歡出門數步便見有十餘人談笑而來懼而回少頃復出又見之如是者數四天已大明不得已仍臥之炕上覆以被詎鄰人晚間聞兒啼聲夜半寂然心甚疑次日至其家探之入便問兒所在某氏色變告以病鄰婦上炕撫之則氣絕久矣下身血跡淋漓鄰婦歸告其夫同往堆上報明稟官驗之步軍統領奏交刑部議以某氏故絕夫嗣抵罪所歡亦伏誅

强姦斃命

青城子 志異續編

一成衣工妻早死家止一女頗有姿色父每出門輒閉戶樓居操針線里中惡少爭豔羨之而無隙可乘一日其父晚歸見門大開呼女不應登樓見女斃於橙雙手以女裹足布縛緊下衣弛去地下有人舌半截女吭有扼痕分明因姦斃命情急控縣官驗訖簽捕斷舌者邑廟祝見一人伏香案下口血淋漓問之搔首不能言適捕役跡至解官刑訊而服案定後署任官細閱案情大疑謂行姦必先調姦調姦必先親嘴今舌被女咬斷其人定負痛逃走何由再行縛橙姦斃此中情節必非一人兇手亦決非斷舌者

出諸禁杖而釋之另緝兇手日日審問板橙脚布觀者如堵一日懸牌覆審先約會武營俟人眾挨擠不開時我若閉門卽爲我升礮坐鎮頭門俟我逐一放出不可走漏一人審至日中忽然礮响門閉人皆不知何爲令曰我爲人命案件不得已夾橙鞭布昨夜神明告我今日兇手可獲命差役將裹脚布繫於兩楹欲出者以手扶布自東至西始準放出若兇手著布布卽絞住不能脫觀者俱立在一邊以次扶布而出內有二人身未近布手已驚顫不定喝令拏下先是邑有某役頗有才幹令密問此案汝心中頗有可疑之人乎曰他無所疑惟城外某二人年少游蕩日

在城隍廟前賭錢或入館飲酒彼此不稍離自此女死後數日不見及後斷舌者認供入監二人復出可疑惟此然無確據令恐冤誣不肯妄拏故於是日探知二人亦來同觀遂命放礮閉門及見二人神情可疑始命拏下果一訊而服緣是日有貨郎過女門女下樓買線論價取錢斷舌者亦少年也乘女取錢時掩入門內及女閉門上樓驚出求歡摟抱親嘴女忍嚙其舌負痛急下樓開門遁去後二少年經過見門半敞側身入虛無人聲及上樓見女狀坐如癡摟而求歡女大呼於是一人掩其口一人解女裹足布縛於橙輪姦訖慮女號呼掘吭而斃之一一實吐不稍

諱案遂定二人咸正法聞署任者乃袁公枚也

徒撞師姦

朱翊清閒談消夏錄

歸安縣之西偏有豐登庵僧名可師以戒律自名鄰村一婦人素與僧通會值春社婦濃妝豔抹至寺中燒香僧引入房與狎事已相抱而睡適社長來問殿上緣事小沙彌尋入並不見僧但見牀前僧鞋在地遂揭其帳呼之僧驚悟見沙彌大怒急起擒之沙彌泣訴其誤犯之由僧轉益驚訝顧鄰婦曰汝善守之勿聽其出也遂去少頃復入縛沙彌以綿塞其口答死是夕留婦宿庵中人靜後共昇屍啟後扉出投井中傾瓦礫壓焉次日以沙彌爲母家所誘

竊物潛逃控於官官納僧賄拘其父刑訊責令交出沙彌
顧其父實無從尋訪訟繫者逾兩月矣時梅雨乍晴有數
小兒於庵後鬪草爲戲忽見井上一小蛇蜿蜒羣起逐之
蛇入於井一兒趨窺之帽落井中兒卽取竹竿撩之帽已
沈矣再撩之則一足翹起水面須臾屍首浮出大懼投竿
奔告其父父卽呼鄰保共往相與撈起其屍猶未腐遍體
傷痕隱如刻劃而面目宛然可辨遂共鳴於官邑令至驗
屍詢僧有控案在總捕府卽飭役往取成案反覆久之呼
二役往搜其寢無所得旣至佛座後一套房其中床榻衾
帳皆極綺麗顧亦無他物惟抽屨中有辮髮一根以呈井

縷述房中華縹狀令呼僧問此處緣何而設此物更何用處僧對不知令曰然則汝亦知殺汝之徒者乎僧又言不知令乾笑曰汝雖不知然兇手則有在矣遂用夾訊僧絕而復甦猶堅不肯承令怒命再刑之忽顧見人叢中一少婦低頭搵淚命喚至前詰之曰此何地也而汝乃來此垂淚對曰妾本師之鄰家見其不勝拷掠故不覺慘然令曰然則視僧之拷掠其徒何如爾時汝何忍立視其死耶婦駭言此事與妾無干令大怒命拶之僧在旁覩其宛轉嬌啼心痛如割遂前承所以斃其徒者且曰事雖由於姦情但當斃命時此婦實不在側刀山劍樹小僧一身當之足

矣令笑曰今日汝可謂大發慈悲矣因並繫其婦去案旣定斬僧於市婦擬監候絞年餘瘐死獄中

妓誣僧姦

閒談消夏錄

里有土妓某氏其夫嘗傭於密印寺寺僧囊頗饒或唆使控僧淫其妻郡守陳公幼學批仰烏程提訊某令畧審一過撻僧申報陳公疑之親提覆審密召鐵佛寺一僧置之閒房而置其夫於門外召婦問曰若所告僧若熟識其面乎婦曰淫我日久如何不認得乃趣召鐵佛寺僧至問婦曰是乎婦曰正是太守大笑縛其夫進痛責之婦亦去衣杖決觀者稱快此不奇於愚夫愚婦之孟浪與太守之折

獄而如邑令之將錯就錯尤爲可笑而可歎也

友誅姦淫

閒談消夏錄

柏鄉全生名荃邑諸生其行八故人呼爲全八家本典商父歿生不事生產好讀書喜殉人之急以是家日落後竟以窮餓死遺一妾及子女各一子名春霖亦尙幼無以爲棺殮其友朱虛侯者讀書好劍術故與生爲貧賤交聞之走視其喪爲謀諸族黨迄無應者痛憤還家拔釵搜篋至於典及琴書事姑倚辦而母子三人啼號壁立朱不能復顧也一僕曰金忠樸而慙素忠於其主及是憐其嬌稚伶仃常爲之賣履織席以供雖忍餓不輟舉家賴延旦夕焉

顧其妾年猶少自生歿脂澤不去手又不慣食苦邑有富室子潘某無賴好漁色會妾以負主人房租將謀移居某豔其姿推宅旁一區舍焉朱已微窺其情亟往戒其勿就妾不聽自是朱始絕迹後女年稍長某並通焉旣而穢聲漸露其僕走告潘某妻令囑勿復至至則必將殺之時朱亦聞人言籍籍使人呼春霖至問曰姪亦知而母所爲乎春霖瞋目曰潘某吾仇也微吾叔召兒亦將走訴諸叔還報此仇兒死尙冀收骨焉遂叩首乞假其佩劍朱曰姪之齒未也若畫虎不成爾父之鬼不其餒而爾父一生傾身殉友卒時曾以爾母子相託今言猶在耳忍坐視乎春霖

涕泣而去後數日潘某忽爲人所殺其妻追憶僕言遂據以控官邑令來驗屍不見其首訊其僕僕言不知乃趣拘妾至訊之妾供向固未與某姦何知其他命刑之妾本以僕嘗諷令改行早疑爲僕所殺及是遂吐實兼述僕平昔所諷以證令始喚僕用刑訊五毒倍至僕亦自誣服問其首所在對以爾時已烹以祭其主墓祭畢卽以餒狗矣乃釋妾而繫僕於獄無何其妾至家又爲人所殺令訪知僕子素剛猛橫於鄉疑其爲僕所使也復拘其子去鍛鍊成獄時令已入潘賄坐以爭媚相殺抵僕父子罪定案申報矣春霖聞之走縣廷號哭自承代白其冤令疑其少轉詰

主使者且恐之曰若殺其生母不懼抵死耶春霖曰父仇得雪兒死愈於生矣令怒繫兒將并抵之是夕方寢忽聞帳前有聲甚厲起燭之見案上插一匕首晶瑩如雪旁有一紙書言前殺姦夫淫婦者某所以爲死友洩恨也今汝以五百金而忍誣殺孝義者三人某反不能殺汝乎云云令讀書顏色如土立出釋三人於獄次日卽以匕首及書往稟上臺上臺嘉殺人者之義乃釋而不問賞春霖五十金以旌其孝令以得贓妄報革職時春霖年纔十六也

刁姦被殺

闕名

山東某縣有兄弟二人同雇工人某在村外石橋上乘涼

弟先回雇工次歸惟其兄一夜未返舍次早覓得屍手足
繩縛身壓塊石斃於石橋下呈於縣浙人杜某任縣事旋
詣驗看得被勒身死大腿外有死後小刀扎傷一處雖疑
其雇工所爲問刀無著肇衅無端惟訊雇工何事先回對
曰死者赴村內覓火燃烟回後卽催令我先歸也杜查詢
該村夏月夜無作者多不燃燈杜遂閒步村中訪得一家
二老婦夜紡花有燈入其居見一婦年八十一婦年近七
旬皆孀居無子息賴所紡棉養餘年先問七旬婦昨夜有
無就燈燃烟人來該婦言支吾色變杜疑之令役帶往一
邊復向八十老婦詰之乃云七十婦雖老不知恥與村人

某通某來伊卽去睡是夜某來後又聞有一人來去而復反竟被伊等致死滅口刀乃某人所佩之洋刀也現藏在七十婦線籠中杜查得洋刀比傷相符卽喚七十婦至作威震之供稱死者來識破其姦亦欲與其苟合因念橋上尙有其雇工人在恐其亦來燃烟是以去遣其回家復來時伊與某恐其口齒不緊致揚醜聲故商同乘其姦時勒斃棄於水洋刀之傷伊因恨故札之擒某來問供認不諱嗟嗟此案姦出老婦斃因刁姦事非詳察案何以定

戀姦殺子

闕名

余任孝義縣時代介休驗訊盜斃一案雖勘得死者所居

偏院牆臨街道牆外有賊支脚門一扇往來牆頭有踪跡
但死者屍在屋內坑上傷只脇下一小刀屋中物件一無
所失查死者妻年十六色亦不陋訊其夫日混食於賭場
非半月不歸家其同居有兩少年皆鰥居素不相避死者
有母年五十餘住在正院耳房是夜賊來時少婦在其母
屋中雖聞其夫與賊鬧未敢趨救其夫實斃於院中扶歸
屋內而屋內外無血一滴稱已掃擦去余察情狀供詞皆
不確因屍場訊供不密故帶回介休縣署專訊少婦訊出
姦殺兇犯姓名而姦情竟不出自少婦乃兇犯先與死者
母通後誘死者爲姦童旣復欲與死者妻姦死者力拒之

少婦亦不容其私誘該犯恨遂與死者母相商致死其子以便娶其媳代養其老故裝點此盜情掩人耳目然老婦只此一子且年已逾五旬乃竟忍從姦夫所欲出此使人駭異之案然則案得真情豈易言哉

風聞姦斃

霍邱縣民范壽子家貧其父傭於別村以壽子贅於顧媪家爲婿媪家亦貧賣餛飩爲生范入贅已一載次年正月十四日忽不見媪使義子楊三各處尋覓無踪范父疑其被害屢至媪家尋問語侵楊三爲楊推跌遂列詞控縣縣令王某集訊不得其情適署內雇一乳婦至乃顧媪同村

人間知媼壻事否婦曰聞之鄰家似是因姦致命王因此有成見在胸日以重刑嚴訊據供顧氏與楊三有姦楊起意與其母女將范壽子打死滅口詰其屍所在則云當下喚女弟及雇工某幫同將屍砍成八塊入鍋煮汁潑入土坑將骨燒了以期滅迹數人異口同供案情遂定招解至府亦無異詞是時秉皖臬者爲夏邑李書年先生提勘時見犯供皆順口而出若熟誦者屢詰駁之均矢口不移然不能無疑因不敢詳院札提屍親證佐到省另委高太守廷瑤與某令復訊各供相符某令曰供甚結實案不錯高曰僞也先生曰何以見之高曰范壽子在岳家正月十三

日夜同妻母弟等出外觀燈燈散回家應有二更時分又
關牌回轉自己三更矣范顧氏與楊三及母弟等商定各
持器械將范壽子毆死自己四更矣又將屍支解煮汁撈
骨燒灰然後棄埋人肉未經煮過豬肉則日日買吃煮爛
必須一二個時候若要熬成肉汁非一晝夜不能四更至
五更爲時幾何此不確之大端也況范顧氏住居集中前
後左右各有緊貼鄰居死者被毆豈無聲息焚骨臭味豈
無見聞此理之易明而事之所必無者也先生曰誠然且
據供肉煮骨燒而肝肺腸肚尙無著落似可從此跟究或
另有端緒次日復訊某令請病假不來高先喚屍父至前

曰汝媳罪擬凌遲楊三斬決媳母媳弟及雇工皆絞監候
冤乎不冤屍父曰不冤高曰汝媳等正法後設或汝子復
出則五人之命汝應抵償汝願具結乎屍父曰我止告子
久不歸其因姦謀死之情乃官審定與我何干高將各犯
一一研訊仍供如前高曰汝等供內煮了骨燒了肝肺肚
腸安在各犯皆錯愕不能對范顧氏及其弟顧三麻子乃
叫冤高曰范壽子若是活的固可伸冤或是全屍亦可從
此跟究今既無屍汝等又不能供出別的情節何以見得
冤顧三麻子曰地保同犯人等一路來省他說此案實在
冤枉而解差切囑犯人等按察司衙門審案如有翻供者

就夾一夾棍故此地保不敢亂說卽提地保問曰此案是官訪聞是屍親告發地保曰屍父四月初告狀官令役李遙同小人查訪訪至范壽子姨父陳大鳳家大鳳外出其妻說壽子十五日來拜年住一宿十六吃早飯去的又提李遙問之供亦相同高曰此等情節何不回官遙曰小人回縣本擬稟明值案已審定乃私告於司閹者反遭斥罵因此不敢多言高將此節稟知先生卽委員提陳大鳳質訊時霍邱令王某已撤任委陳令往署高謂陳曰范壽子案不了終是吾兄之累不可不密爲防範設府縣囑陳大鳳不認將奈之何兄到任將陳大鳳交委員去後傳大鳳

之妻取結實口供專人送來使不能翻異此事宜秘不可洩露陳令諾之越十數日接陳令稟云大鳳之妻已問明白壽子十五在他家宿十六吃早飯後去並該氏口供一紙呈閱云云高留存案及委員解大鳳到省訊供則云正月十五壽子實未到我家取伊妻供示之俯首無詞問其何以不認供曰本府囑云若認壽子十五在家住則此案無出路故囑勿認設使無伊妻之供則案又不能翻矣先生令將五人保候飭該縣確查壽子踪跡延擱半年突有人至臬署大堂哭喊自稱范壽子從前因賭欠債被人逼迫潛逃河南昨遇鄰人告以家難故趕來自投先生令喚

兩造認之果范壽子也其獄乃白

此案梁敬叔勸戒錄載之高青書宦遊紀畧亦載之第
梁書詳於李而略高高書又詳於高而略李其間姓名
亦互異茲取兩書撮要而錄之首尾從梁而姓名從高
蓋高自記其事而梁則述人之事也

賣兒田

宣 鼎
夜雨秋燈錄

桃源河北有大市廛曰眾興其地多回回人尤多飲博無
賴子一哈姓叟惟事宰牛設肆飯過客之同教者生子名
煥娶教中馬姓女兩小頗相愛事翁亦婉順得體女家居
崔鎮相距二十里時十一月女忽思暫歸省雙親煥不忍

拂告諸翁翁命以醢牛脯肝肚零星橐而付女攜奉伊親
爲禦冬旨蓄女感謝煇識字日坐肆中司簿籍翁又不便
送女路途既熟女又向不纏雙趺故遣之自回也女行至
中途天忽雪始猶冒雪行繼則雪如掌迷不辨路欲暫覓
宿則杳無人烟且天又欲暮雪不止無已視路旁有土地
祠門開可暫避趨入見有安東少年推下澤車者已前在
焉少年坐倚東壁女遂倚西壁略約問訊互相慰勞女矚
少年美於其夫心愛好之少頃少年欲碾車他適女極意
挽留作伴少年曰我來此久腹中餒甚奈何女曰易耳手
拈橐中物與之食夜卽潛就少年寢曰彼此無襪被曷互

抱可分爇少年曰神明在上我不敢女強之始允少年本
偉男迎送得女喜事訖酣寢晨視雪霽少年辭欲去女更
分贈囊中物曰以此表奴心少年受之亦不及問姓氏居
址匆匆分手女向西少年向東抵眾興時已卓午見哈叟
飯館甚雅潔停車門首趨索酒飯自以女所持贈者索鸞
刀縷切下酒店主人潛視客所啖者似自家所市脯再視
逼真心甚疑駭遂就與殷勤乘間問客所攜何處來客笑
曰大便宜縷述昨宵事主人聞之色暴變卽又強制笑曰
客醉矣俟我瀾清茗來爲客解渴言已趨告其父又縷述
客所語其父趨視之果然其子憤極無策其父曰毋燥曷

留客宿於家爾呼婦來駢斬之便了其子曰善視客大醉
且昨宵勞碌意甚憊其父曰客尙欲行邪日已下春曷權
就敝廬一止宿僕愛友絕不較房值也客喜父子引導入
後宅耳房中四壁蘆葦編就加以墜圻中有短榻其子攜
衾枕來極款洽客方謙遜其子遽反扃其扉曰客請早寢
此間多狗盜不得不珍重耳言已逕去客軒臥意甚得須
臾酒醒視室暗如漆燈早滅聽街柝登登不能眠心憶主
人喬梓何如是好客身有火具鑽火篝燈照四壁環挂牛
骨角纍纍縷縷然心驚憶主人乃回教昨宵私媾者莫非
其兒媳然則昨醉語洩殆幽我於此潛殺機與愈思愈真

愈恐懼大窘知門已反鑄不得出視葦壁不甚堅急吹燈
潛挖壁洞蛇行出竄入荒野天明辨路得命狂奔去其子
當客寢時已衷刃衣內奔外家持燈夜行晨始達入門與
外父母略寒溫卽索婦歸外父母曰昨始歸何遽催返曰
父暴病遣侍湯藥需人耳言已逕招其妻挈之急走卓午
始至鎮妻前行甫越重闌烺閉戶遽抽刃從背後斬之翁
見之急破耳室門索客杳無跡視葦壁有洞知逸去始窘
曰殺姦殺雙頃只斬爾婦奈何子亦無計翁囑其子堅閉
門坐守屍自卽從洞出往求計於鎮之某先生蓋熟讀鄧
思賢之書者也踵門告曰事已至此但求妙算活吾兒河

口有二頃膏腴田方如印乃集數十年殺牛之資計六百金購得者願爲公壽券在此不吝也某籌度再三卽慨受其田曰得之矣鎮中茸謁兒好夜博五鼓始歸爾夜開半扉而半掩之露小燈光爾父子抽刃掩門後無論何人若瞰燈入吸淡芭菰蔞起執而斬之但有雙髑髏頸血模糊誰辨之邪官卽驗新舊血但圖案結量不深苛若舍此求第二策雖諸葛復生亦將束手翁喜歸果如某言伺之甫四更卽有一人氈笠蓋腦門目近視逡巡門外遽掩入甫以短烟筒出向火其子之刀已飛去首脰截如斷瓜移近婦屍挑兩首入城報邑宰宰卽來驗觀者如堵眾視女屍

果煨婦男屍非他某先生長子也眾知某之子雖不端然
與煨婦向未通言笑又視其血跡不一大疑宰審確亦心
疑呼某來諭卽認屍領葬疑必肆鬧而某竟服貼領去惟
掩淚恨子之不肖而已宰歸欲根究之司閭者偵知所以
蓋某心豔哈叟田授以計并未告其子亦萬不料其子是
夜適博歸過肆門卽刀下死也歸告邑宰宰爲之吐舌案
遂結至今河口二頃田宛在依舊膏腴而田主已屢更姓
行人指視歎息猶呼曰賣兒田

姦未婚媳同凡論

夢痕錄

乾隆丙子余就無錫魏明府廷夔館副秦君治刑名縣民

浦四童養妻王氏與四叔經私事發秦依服制擬軍余曰
童養也當以凡論秦不可魏君屬余主臺余以凡上常州
府引服制駁余議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童養未婚夫婦
之名未定不能旁推夫叔也臬司以王氏呼浦四之父爲
翁翁之弟是爲叔翁又駁余曰翁者對婦之稱王氏尙未
爲婦則浦四之父亦未爲翁其呼以翁者沿鄉例分尊年
長之通稱乃翁媼之翁非翁姑之翁也撫軍因王氏爲四
妻而童養於浦如以凡論則於四無所聯屬議曰童養之
妻虛名也王習呼四爲兄四呼爲妹稱以兄妹則不得科
以夫婦四不得爲夫則四叔不得爲叔翁撫軍以名分有

關又駁議曰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王未廟見婦尙未成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爲比書云罪疑爲輕而童養疑於近婦如以王已入浦門與凡有間比凡稍重則可科以服制與從輕之義未符況設有重於姦者亦與成婚等論則出入大矣請從重枷號三箇月王歸母族而令經爲四別娶似非輕縱遂得批允

平反逼嫁

夢痕錄

新城縣婦孫葉氏年三十四初嫁於黃十七年而寡再醮孫姓未幾夫死前妻有子四歲遺產二十餘畝惟一短雇

工人秦某相依度日總麻姪孫樂嘉以瓜李之嫌屬葉辭秦另雇葉諾之而遲久未覆樂嘉詰秦則以負傭值爲詞久留如故族長孫某與樂嘉商以人言可畏勸其改適葉以娶主難得妥人請俟稍緩會近邨周姓失偶族長商之樂嘉欲爲葉作伐秦某聞之告葉葉令秦作抱呈告樂嘉等逼嫁比縣批查族長等覓秦理講秦逸去因斥葉不應妄告葉諉秦主謀卽於是夜乘間投緹縣以樂嘉爲首照威逼小功尊長律問擬杖徒府駁葉雖醮婦旣不願嫁未便強勒應照威逼孀婦自盡例充發及詳院陳公以族長等商同嫁賣必係意在圖財委錢塘縣覆審將族長擬絞

樂嘉擬流撫軍以罪名屢易改委湖州府同知唐公

若瀛

審理唐公會署蕭山素知余出詳冊見示余見歷次供情俱近支離惟原驗情節甚明葉屍面抹脂粉上著紅衣襯色衣下著綠裙紅小衣花膝褲紅繡鞵臥樓一間內係葉室中間版隔無門外卽秦牀因語唐公曰歷訊皆舍其本也不惟不應絞不應軍且不應徒也一杖枷完結之案耳唐公曰何故余曰葉之後夫死不及一年面傅脂粉服皆豔妝豈守寡情形舍十七年結髮之恩守十一月後夫之義斷無是情所謂守者殆不忍舍秦耳秦以貧傭工斷無無工價而長傭之理樂嘉勸嫁之說秦未嚴拒周姓議姻

之語孫未面言訟起於秦事發在逃樂嘉等根問秦某下落竝非威逼可比是葉之輕生由於秦去惟秦是究自得實情唐公然余言勘捕秦某到官鞠實通姦罪樂嘉等照不應律分別杖枷詳結

死忿非死羞

夢痕錄

辛巳昌邑孫景溪師

爾周

補浙江秀水縣余入幕縣民許

天若正月初五日黃昏醉歸過鄰婦蔣虞氏家手拍鈔袋口稱有錢可以沽飲虞氏詈罵而散次日虞氏控準未審至二月初一日虞氏赴縣呈催歸途與天若相值天若詬其無恥還家後復相口角初二日夜虞氏投繯自盡孫師

受篆卽赴相驗時松江張比逢與余分里辦事虞居張友所分里內張以案須內結令將天若收禁通報余以爲死非羞忿可以外結張大以爲不然孫師屬余代辦余擬杖枷通詳撫軍飭將天若收禁并先查例詳議余爲之議曰律文但調戲本婦羞忿自盡例應擬絞本無調姦之心不過出語褻狎本婦一聞穢語卽便輕生例應擬流夫羞忿之心歷時漸解故曰但經曰卽便是捐軀之時卽在調戲褻語之日也今虞氏捐生距天若聲稱沾飲時閱二十八日果係羞忿不應延隔許時且自正月初六日以至二月初一日比鄰相安幾忘前語其致死之因則以虞氏催審

天若又向辱罵是死於氣憤非死於羞忿也擬以杖枷似非輕縱府司照轉撫軍又駁因照流罪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此事至丙辰正月病中夢虞氏指名告理冥司謂余不差是知許天若雖非應抵而虞氏不得請旌正氣未消在冥中亦似懸爲疑案也治刑名者奈何不慎

姦案緝兇

夢痕錄

丁亥烏程蔣明府志鐸以前友辦縣民沈二命案未協延余接理沈二者沈洲之堂弟也沈洲與蔣四共船以漁六月中泊而修之泊處有屋兩間爲張氏所居沈二一夕懸屍船上蔣君初驗沈二繩痕周匝疑爲勒死無可究詰刑

求張氏張氏供初與沈二有姦後與沈洲姦通沈洲妒姦謀勒蔣四從而加功張氏聞聲出視畏威閉戶而寢如何懸屍則未之見也照謀命問擬沈洲蔣四解府供大翻異余檢案曰沈二姦在先沈洲姦在後據沈洲供因張氏待沈二情厚是以生妬起謀夫張氏以情好方密之人目擊其因已而致死倉猝之中情不可遏何至默無一言閉戶寢息且妬姦者沈洲與蔣四無涉蔣四何以遽肯加功況既勒死在地何難棄屍暹處而懸掛自己舟邊揆之情理均無一是蔣君不能答因尋求其故則前友主之蔣君成見若不可破余曰必爾獲咎甚大遂辭蔣君蔣君固留乃

層層推駁屬蔣君覆勘沈二斃命之日沈洲等竝未相見
亦竝未在舟邊歇宿張氏歸甯數日竝未在家查傳張氏
母族竝沈二等鄰佑俱與縣供相符原審皆屬子虛余屬
蔣君乞本府發回原招作覆審改正詳請委員會勘與覆
審同詳請另緝正兇

銘錫灌喉

許聯陞
粵 屑

前明新興邑宰李公惠政及民相傳其因公下鄉見山傍
有少婦豔妝哭於墓訝之以問左右左右曰素衣也公益
異之於是飭役帶回署細加研鞠婦曰氏夫病死葬此鄰
里皆知之今七七纔經哭奠何豔之有公傳鄰里集問皆

曰婦夫誠病死然終懷疑不釋夫無親丁其鄰憤而上控以縣無故押寡婦府札限半月不得實情卽以枉法故入人罪揭參公慌甚夜間私出潛往婦鄰近密訪數日皆無耗一日薄暮遇雨見山側小茅屋趨之有老婦應門導入室旣而一漢子年二十餘自外至婦曰此豚兒也畧敘寒溫公以算命對且言欲止宿其家漢允之遂解囊使備晚餐婦曰吾家非業此獵食者斗酒隻雞尙是山村風味而乃向客索直乎於是與漢對酌情頗洽久之漢酩酊醉矣忽問客由城經過否知新官誰也曰李官在此何以有新官曰聞李官以某婦一案革職矣好官受屈冤哉此事包

龍圖亦審不出惟我知之因擊案曰實告君我本小偷也
小人有母無以爲養聊借此作生活是晚婦夫病甚予欺
其左右無人欲思行竊乘他門虛掩潛身入隱暗處婦方
徘徊外室若有所待俄見一人貿貿然來暗中認之是鄰
鄉之武舉也與婦調笑旣而聞婦夫呻吟聲婦曰已煎藥
矣遂擎藥入時病者昏而仰臥婦扶其首將藥灌入口病
者狂叫而絕竊見所煎藥乃銅勺餘瀝尙存則錫也駭極
遁去此事其誰知之官亦何由知之公曰何不出而爲彼
申雪乎漢曰吾夤夜入人家非姦則盜自投羅網烏乎敢
公曰穿窬之事不可長也吾與若傾蓋相知囊中頗有長

物助子行賈以孝養可乎其人大喜次日卽與同至城公
曰子姑待於此吾卽來迓於是遣役帶入署內接見然後
知推命先生卽邑侯也其人力承作證遂馳役拘武舉及
婦到案出漢子證之情不能遁因開棺起驗果錫填塞咽
喉蓋毒藥則可驗灌錫則無迹故用錫云前上控者皆武
舉陰使之訊確依律定罪厚予漢子金使養其母焉

陰淫寒疾

朱 笥
笥河文集

朱大令垣文正公珪兄也大興人以進士知濟陽縣事部
民王翁有子巧年二十娶新婦年十七居一月婦歸甯而
返一日巧暴死訟於官朱卽命駕至屍所召翁問告狀曰

兒與新婦歡甚昨返自母家一夕耳今晨呼兒早作新婦
設粥兒當食腹痛遂死是新婦殺予兒也朱召問新婦婦
曰夫實食粥死我亦欲食粥死舅姑相禁不得死今罪當
死復何辭朱又問巧死時狀鄰人曰此婦置毒粥中食巧
巧嘔罷乃汲寒泉煮綠豆大黃湯急飲之毒甚不可解巧
益嘔且泄遂死餘粥及所嘔猶在婦何所辯耶朱令投粥
與狗食又呼狗食巧所嘔者皆不死又召吏視巧屍無毒
狀獨口噤不可啟視其陰則縮入腹中朱曰是也乃謂婦
曰死者口不啟汝冤不能明汝能啟其口當爲汝辨之婦
泣而前跪啟焉觀者皆駭吏持銀匕探死者喉無毒狀出

以示眾皆曰非中毒也朱問婦曰昨夕巧有御耶婦曰一
夕三御早起飲水三器既而食粥遂死朱太息久之謂翁
曰是子死於陰淫寒疾也顧欲坐婦毒死夫乎翁拜謝又
謂眾曰汝等謂婦殺巧不知汝等以寒泉涼藥共殺之也
眾皆惶恐謝又謂婦曰婦殺夫律應當凌遲今得白汝更
生矣婦哭謝後竟守節以終縣舊案有以烏鎗取梟而火
自後發中人洞胸死者當抵罪朱爲爭曰此無死法上官
駁之再四謂慘死如此而故縱耶朱曰律過失殺條曰耳
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正載貪射禽獸之文知縣不能枉
律斷獄卒如所引先是縣役以事逮民民死歸卽殮訖已

而訟役殺之轉輾三十年不決上官檄朱檢骨骨在淺土敗柳棺中件作疑年久不可檢朱令坎地架木舁棺其上弛四圍板柳方土正見徐徐撥土正首足嚮竊以席窆坎中注醋須臾骨如蒸狀件作驗訖告曰腦骨紫血傷見方寸許眾喜謂得情朱熟視之曰此傷處滌可去眾曰傷三十年入骨豈可滌耶朱呼水刷之骨白無澣而訟遂息或曰於錄無此法公何以辨之朱曰傷者紫色中重而外輕若暈漸減然此反是是血汚耳眾歎服

誤斷姦孕

梁恭辰

勸戒近錄

陳海霞言浙中皇甫某以進士爲某邑知縣罷歸來主吾

邑笠澤書院皇甫故長者授徒有方吾邑人士亦親愛之而暮年殊困頓有一子已登賢書而暴卒惟老夫婦兩口寄居吳江亦相繼而沒嘗語人曰吾平生有三快意事而因一事錯誤致受惡報此生無復他望雖悔何追言之可爲戒也吾少年時步游郊外見一麗人心殊愛慕後娶婦歸卽曩時所遇之人快意者一會試放榜日隨眾往觀苦短視不能及遠又人眾擠不得前瞥見地上遺一眼鏡試帶之與眼恰合一舉首見已姓名正巍然高列快意者二是年吾子初應鄉試卽登賢書快意者三迨吾爲某邑知縣有門生某有才無行中鄉榜後嫌已聘妻貧誣以有外

遇此女適病鼓脹乃指爲有孕控於吾乞斷離吾信之拘此女訊於公庭不容置辨女性故烈袖出刀自剖其腹急救不及遂死於是事上聞某門生抵罪而吾亦坐是失官心殊惴惴無何吾子白晝觀女來卒死今吾夫婦老而無依行見爲他鄉餒而之鬼報亦酷矣當官者輕信之弊至如此可畏也哉

誤斷姦殺

勸戒近錄

嘉興宋某爲仙游令素性方嚴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監生者姦佃戶之妻而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游他方庶免於戾本夫信之告王

監生王遂借之貲本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遂喧傳
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此語欲雪其冤一日過
某村有旋風起於轎前迹之風從井中出遣人淘井得男
子腐屍信爲某佃立拘王監生與某佃妻嚴刑拷訊俱自
認謀害本夫遂置之於法邑人稱爲宋龍圖演成戲本沿
村彈唱又一年某佃自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
生事就觀之方知其妻業已冤死登時大慟控於省城臬
司某爲之申理未知縣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仙游人爲
之歌曰瞎說姦夫殺本夫眞龍圖變假龍圖寄言民牧須
詳慎莫恃官清膽氣粗

借屍明冤

勸戒近錄

乾隆辛亥春京師得勝門外有一老人僱車往南城未至而死御者赴官報驗日暮未及檢命里甲二人守之更深冷甚守者各覓火向煖旣歸屍烏有矣懼罪計無所出有點者曰吾見僻處厝一棺係新埋者可偷其屍代之遂往發焉黑夜間不復審視忽遽將屍覆置驗所明日官來檢驗則女屍也項有扼痕共相駭愕嚴鞠守者迫於刑遂吐實亟拘屍主至嚴訊之則西人某姓女也蓋其父娶一後婦婦本有夫以貧故僞爲兄妹而賣之以度生某貪其色娶焉前夫以親故時相往來某業賈每出必竟日或越夕

不返其前夫得以交好如初久之爲女所窺懼發其私謀
竝汙之與女婉商不允至夜強劫之女號訾百端婦計無
所施適其父以索逋赴通州須十日方歸遂共扼殺以滅
口比某歸則女死已埋矣至是而發乃以姦淫夫婦二人
論抵但前者老人之屍遍索弗獲姑繫車夫與里甲以待
忽一日有老人言於官曰前日所失之屍卽吾也吾夙有
痰疾冷則發發則如死至中夜醒見黑暗無人意御者棄
我而去耳暗中尋路自返孰意興此大獄哉官出車夫及
里甲驗之確竝釋之案乃結噫此天之不欲淫兇漏網抑
貞魂烈魄假手於人以自明其冤歟

酷吏遇怪

勸戒近錄

家大人陳臬山東時司刑名者紹興岑可樓老幕也爲述
乾隆末在平縣有一奇案云山西平陽令朱鏐者性慘刻
婦女犯姦者決杖必去其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曰看
渠如何接客妓之美者加酷髡之而以刀開其兩鼻孔曰
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語同寅官曰見色不動非吾冰
心鐵面何能如此後以俸滿推陞此間別駕挈眷至在平
旅店店有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人曰樓上有怪歷年
不敢開朱素愼曰卽開何害怪聞吾威名當早自退妻子
苦勸之不聽乃置妻子於別室已獨攜劍秉燭登樓坐至

三鼓有叩門進者白鬚絳冠老人也見朱長揖朱叱何怪
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正羣怪殄
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少頃怪當疊見但須以寶劍
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授首矣朱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青面
者白面者以次沓至朱以劍斫之皆應手而倒最後有長
牙黑臉者來朱以劍擊之亦呼痛而奔朱喜且自負急呼
店主至告之狀時雞已鳴家人秉燭來視則橫屍滿地所
殺者皆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叫曰鬼弄我矣一慟而絕店
主報官立案後兩年余佐花平幕時曾親檢其卷閣之

幼童雞姦

勸戒近錄

淮安守王穀者本貪酷吏先任德州知州時有二童子一年十二一年十三在塾中戲相雞姦爲人所見兩家父兄羞憤互訟穀竟問實律凡姦十二歲以下無論男女皆論死十二歲以上僅科姦罪於是十二歲童子以薄責發回十三歲者論如律瘐死獄中後數年十二歲者已及冠出赴試爲十三歲之父兄所控阻以爲彼嘗受汚於我子我子已問罪如律彼何得復玷膠庠十二歲者羞不自容竟自戕死其實兩家童子當時皆知識初開不必果有其事兩家父兄迫於人言嘲笑憤而具控亦不樂官之證實也使當官者以兩兒嬉戲驗訊無據呼其父兄自行領回訓

責不爲縱法而所全不已多乎蓋穀之天性刻薄如此時
孫淵如先生星衍爲德州糧道目擊其事甚爲不平後聞
山陽賑案事發穀坐斬先生慨然曰若王穀者雖無此事
死亦晚矣

匿情枉法

勸戒續錄

平湖某翁者老而鰥一子充驛卒婦有姿色門列酒舍聚
無賴子賭有貴人俊僕數過其舍翁悅之遂以婦餌有日
矣僕欲長據其婦與翁謀殺其子適子從驛晚歸促之行
不可因堅留之婦不敢泄僕已賄里中酒徒具兇械匿於
家至夜翁挾殺酒與子飲且酣匿者從背後奮大椎擊之

腦裂血淋漓不死婦惶恐早匿樓上翁乃以繩繫頸命婦勒之婦不可因揮繩樓上劫婦引之自以兩手勒死先是無賴中有某甲日夜從翁舍賭忘歸其家束之嚴昏夜不得出翁詰知其故曰豈有男兒而受制婦女哉乃誘賣其婦甲旣得金遂縱賭無忌金隨盡甲旣失婦又亡金乃大街翁早知翁與僕情是日見往來耳語狀疑之伺夜潛從窓隙窺之自其始飲以及行兇之形厯厯在目也晨起卽揚言於眾且首官貴人密以札與令寢其事眾怒闕然因斂錢付甲馳杭城鳴鑼沿街賣新聞爲官所執問得其事悉置之法而令亦以匿情枉法論死蓋令事發時貴人親

詣令誘懷其札故令欲分其罪而無從也夫某翁之窮兇極惡不足論奈何居民上者徒憚於貴人之勢而縱滔天之惡以殃及其身哉

前生誤斷姦案

勸戒續錄

孫蘭臯

翹江

貴州黃平州人乙未進士癸卯十二月選授

直隸肅甯縣於二十日履任視篆甫三日覩一白衣女子相隨不離晚卽暈仆地久之始甦時各幕友聞之羣趨入視孫泣而言曰是夙業也女子爲阜城人許聘某家因患痞腹大墮家疑孕辭婚女父母訟於官余前生姓黃亦爲肅甯令以腹堅竟斷爲失節女故烈遂自經貞魂含冤相

尋五十餘年矣幕友勸孫訴諸城隍神孫作牒焚諸城隍
後於二十七日夜又暈仆如前蓋女鬼自被牒後訴諸府
城隍攝孫魂對質神亦爲孫排解言孫過出無心前世做
官甚好今世事親頗孝不犯淫戒未便索命且查祿籍官
至四品今將所得官祿全行削抵準改教以奉雙親餘年
女鬼不得已而允孫醒後卽促幕友作改教文書幕友遷
延未作鬼知之來促孫自作稟稟成後又以驛中壓滯未
發鬼強孫同往河間府守河間者爲熊虛谷
守謙江西新
建人丙戌進士孫晤熊以情告熊曰渠不過欲表揚名節
我輩雖不能聞諸朝廷然爲之作傳表章亦可傳諸不朽

以此勸之或可解釋君甫到任何必遽行改教孫商之鬼
鬼不允曰汝乃戀此一官是不遵神判予今仍索汝命卽
授以黃帶迫其自經孫卽作自縊狀眾人婉勸始止而孫
公頭髮已揪去一綰黃帶亦現在人皆見之鬼曰若不速
改教仍索汝命孫因偕熊同見鬼鬼附孫體稱熊爲大人
熊復面爲勸解鬼曰雖爲無心之過若非神斷豈肯饒他
請問大人此案若陽律失入應得何罪豈止改教而已乎
熊詢其何以稱大人鬼曰大人他日當開府惟武備須留
心耳熊不得已遂爲轉詳改教孫在署檢得乾隆五十二
年一案與此恰符官果姓黃署中有老吏能詳之

戀姦肆毒

勸戒續錄

浙杭有宦家子某與僕婦通其兄知之白父母責弟而逐僕婦某送婦出門約俟兄出再來婦憤曰俟汝家人死絕我乃至耳某反覆尋思遂市毒藥置廚下水缸中父及兩兄竝某妻一時俱斃當兄病未絕時其母延醫視病者甫至廳事某遽出呵醫者曰爾勿入入不爾寬也醫惶遽出後其母微有覺商於舅舅駭曰此何事尙不急首耶母悟呈於官闔城以爲怪收某入錢塘獄某至公堂時猶著袍褂靴帽稱縣令爲老伯以爲其父曾同寅也入獄後作書哀母救畧言兒雖罪大然兒在母尙有奉養之人兒死母

及兩嫂皆無依且又無嗣祭且絕今生死在母手母卽不
念兒獨不念宗祀乎母得之頗猶豫欲申救之舅力阻乃
止獄遂定某知無活理竟絕食邑令喻之食不可稟於院
撫軍曰是易事耳卽日押赴西市凡之論者皆謂某年未
三十通文墨善應對不知何冤業至此或曰其祖官某省
臬司以果決能治獄稱當不免有枉死囚也

鬼呈傷狀

勸戒三錄

衡水某婦有與豪右通而謀殺其夫者屍姪首官豪以金
賂仵作相屍無傷轉坐以誣復訴之廉訪委某令鄧公往
按之反復相驗亦無證據夜宿館舍披閱供語思維間漏

已三下從者盡駭覺燭光黯淡陰風窳律壁角一人乍前乍却倏跪案下微作啜泣聲若有所請鄧心悚口噤凝神諦視隱似日間所相屍右耳畔垂一物如白練鄧忽悟乃大言爾去吾必雪爾冤也其鬼稽首而滅燭亦驪明遂折柬召衡水尹督責吏作復至屍所覆驗衡水尹笑曰人謂鄧公書癡良不誣也作令十年家無寸儲其才可想矣似此公案豈拙宦所能辦哉勉強復往鄧叱檢視右耳孔作作卽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溼棉絮約畧半斤告衡水尹曰此姦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遂榜掠之盡得其前後姦狀寘之法

受賄誣姦

勸戒四錄

乾隆中吳門有顧某者南雅先生之遠族也曾官河南商邱縣邑中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前縣官得賄欲據以定案寡婦上控委顧某案其事既不能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前官寡婦自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取所懷匕首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削職歸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者貿易蘭陽路過一村卽寡婦之舊宅其宅已售他家開張飯店後有大樓三間素有鬼人不敢居是日天已暮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然大樓又有鬼不敢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

二更果有一女鬼不丁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鬼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去幸示我也鬼曰但於君啟行時呼賢妹一聲及一路過橋過船俱低聲呼我至蘇州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足矣鬼又曰我所以久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值千金藏於某處今卽以報君可也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尋之果獲一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眾人雜還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讌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血淋漓立於堂下顧大呼曰

冤家判矣。眾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錄此案顛末一紙，粘於壁間，遂自縊死。故吳人至今皆能道其事。

判媳抵債

勸戒四錄

山陰沈曲園游幕河南，爲光州陳刺史所聘，甚倚任之。光州有老貢生某，一子遠游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鄰某窺其媳美，書一偽券，言以妻作抵，狀託署州吏目朱景軾。賁緣賄囑，具控於本州。曲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戒飭，以夏楚辱之，憤甚，遂自經。其媳痛翁之含冤而身死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

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去朱景軾遂署州篆而曲園亦別就杞縣周公幕又爲朱景軾謀幹勒令杞縣尉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曲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咳嗽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徧身扭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爲問答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十四日黃昏曲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牕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打大僕而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曲園在臥房大叫一聲而死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

鬚皆矗立兩目如鈴見者無不反走朱景軾爲買棺殯殮寄於西門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風癱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

裝盜肆姦

勸戒四錄

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游山見一婦美豔異常遂與門下客謀取之訪知爲鄉鎮某家乃姻戚也廢然而返後思之至忘寢食門客獻計云可立致也某喜問其故客耳語而去越數日鄉鎮某家夜遭巨盜明火執仗戴面具縛其婦而淫之財物一無所取眾怪之有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其面具卽土

豪也遂鳴官緝捕訊得其實問立斬竝門客亦伏法

盜更成姦

程

晚

驚喜集

東臺分縣之初縣令爲王某時則有販猪買於外得銀投店無賴某甲偵得之次早黎明販猪者出某甲隨之行既遠四無人甲出挺擊之斃搜銀入橐而屍無可藏適旁有新墳土猶未固乃去土啟棺擬以屍入則棺內女屍蹶然而起甲大驚疑爲屍變女呼曰我某成衣店之妻也以驟病死而復蘇君是何人送我還家當以厚報甲曰爾欲生乎從我遠行可也爾欲死乎斃爾杖下可也其何從女無如何諾之甲乃瘞販猪者於棺而挈女遁去成衣者兄弟

二人女卽其嫂兄遠出弟家居嫂之死也天方溽暑不可以淹叔與鄰里殯而葬之嫂之母家旣至共奠於墓見墓側有髮辮引之出於土中大駭開墳視之出於棺隙因共開棺則男屍在焉遂首於官官問成衣者具白其寃及驗男屍則傷痕在首官曰嫂卽非爾所殺然嫂往何所且棺內男屍誰耶墳旣爾所埋屍卽爾所殺矣姑令差緝爾嫂而以爾抵男命其何辭遂以其獄上決數年矣成衣者之兄忽歸見門有封條大駭鄰里告之故且曰爾不速走累且及爾因獨逃去數月至一旅店主人之婦似其妻目之女亦以目送熟視之眞其妻也其妻遣某甲他出而以情

告之立鳴官獲甲差押回籍投案時東臺已易數官矣大吏據詳入奏立誅甲而承審之王令以失入發遣軍臺

戲言殞命

驚喜集

某邑鄉農甲乙二人望衡對宇相狎相優畧無顧忌一日甲耘於田乙於甲家尋之不值見其妻方爨而妾席地搗衣乙旣去值甲於途乙戲曰我適在汝家與汝妻妾狎甲不信乙莊其詞曰如不信試歸驗之汝妻之乳其熱如火汝妾之臀其冷如冰甲笑而歸探妻之懷果熱再驗妾之臀果冷大恨立出追乙拉以入而詰之乙具以戲告甲曰如無所私飲涼水一杯可也乙不得已飲之未幾腹痛而

斃甲因以事首諸官而出其妻妾妻妾呼冤歷數官皆無
左證後一官號明察問其妻曰乙來時爾等何作妻曰我
方爨竈下若方坐石板搗衣乙甫入卽去乙甫去而夫歸
問其妾對亦如之官恍然曉甲曰此汝妻之乳所以熱而
汝妾之臀所以冷也乙以情揣之以戲而不虞汝之信其
真也乙之死或別有故豈汝妻妾之過耶其案乃結

清風報冤

楊家麟
勝國文徵

故明周季侯宗建初令仁和究心民隱縣有神君之稱嘗
出行忽怪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超回縣執蓋人請罪
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甘受責周沈思良久曰我不

爾罪乃囑能幹捕差二人各予二金令往拘張清風且誠
曰出三日不能拘至勿復來見也周德信素著捕差不敢
再請然莫解所從拘延至三日兩人商曰捕風捉影世安
有此理然本官之賞罰誠今日再不能拘何以復命其一
人曰但沽酒少寬解更作計耳乃相與登酒樓樓上飲酒
數處對席中有談某篤疾諸醫無效將不起一人曰若請
張青峯去必有生理二差因細問張青峯狀答曰其人能
回生起死見居某處二差因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未歸因
拘其妻至縣周一見正色訊之曰汝夫平日作甚欺心事
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因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懷不

良意潛投毒於中致夫身死尋復謀娶妾身妾初墮計不知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爾時妾卽欲尋死又私念無人爲夫伸冤隱忍偷生至此今幸遇天台夫冤庶伸有日但渠今爲某氏延去若待其歸來聞此必潛逃矣須就某處拘之罪人可得也周立命前差如言往未幾拘至一訊果服遂抵死

笞討債僧

附記

謝公玉珩陝西安康人以進士宰四川昭化縣有惠政善折獄一僧控其鄰婦借貸累累懇求追還者公熟視其人詰之曰鄰婦若何年紀曰三十許借汝錢若干曰百餘千

何年所借曰陸續積借非一年也近向追討抗不肯還是以求追公拍案曰予不爲汝追錢且將笞汝汝自思之可乎僧俯首良久曰願領責乃自下受笞而去蓋僧久與鄰婦通後以隙見絕乃統計其厯給夜合之貲指以爲債而控討之也

姦多隱情

李 漁

姦情有二曰強曰和其章明較著而易斷者莫若和姦以捉姦必於姦所姦夫淫婦罪狀昭然不敢不以實告故也然而和姦之律一杖之外無加焉爲民上者卽欲維持風教而除淫滌污之念又窮於無所施所恃以挽回惡俗整

頓乾綱者惟强姦一律而已又無奈强姦之真僞最難辨
析有其初原屬和姦迨事發變羞因羞成怒而以强姦告
者有因爭寵二好由愛生妒由妒致爭而以强姦首者有
親夫原屬賣姦因姦夫財盡力竭不能飽其谿壑又戀戀
不捨拒絕無由故告强姦以圖割絕者又有報讐雪怨而
苦於理屈詞窮不能保其必勝故用妻子爲誣賴計令彼
無從置辨者此等詐妄之情實難枚舉卽云呼救之時聲
聞於外有鄰右之耳目可憑捉姦之際情迫於中有奪獲
之衣帽可據然鄰右止聞聲音不能以耳代目衣帽雖云
合體奚難以竊爲攘聽訟者於此將以爲真也而坐姦夫

以死則公道日詘而姦僞日滋將以爲僞也而坐原告以
誣則善教愈阻而淫風愈熾每見慈祥當事遇此等疑獄
皆以不斷斷之置姦情於不問但訊其以他事致爭之由
或責被犯之招尤或懲原告之多事誠以強姦重獄審實
卽當論死不若援引他情朦朧結局所謂不癡不聾難作
家翁者是也予獨於此有深慮焉好生固是美德而綱常
倫理亦非細故人之異於禽獸者僅有此牝牡之分嫌疑
之別耳我以一念之姑息而比斯民於禽獸可乎苟審得
其實果無始和中變借姦誣害等情卽欲出之亦必治以
九死一生之法庶足以快貞婦之心而雪丈夫之恥不然

爲女子者何樂於拒姦守節而暴露於公庭爲之夫者亦何樂有此守貞不屈之婦而反以詩書所尙者爲辱身玷名之具哉強姦不分已成未成有逼婦女自盡致死者證據若真斷宜坐抵萬勿慈祥太過而引他故出之蓋據強姦之律已當問絞況又因姦致死人命乎猶之強盜殺人以一身而負兩大辟死罪之外旣無可加則死罪之中亦無可減但審強姦之情確與不確則致死之真僞不辨自明苟姦情猶在疑似之間則致死之由尙難臆斷幸勿膠柱斯言而以形迹置人於死也

姦竇重懲

李漁

律法事事從重獨於姦情一節竊訝其過輕何也淫爲萬惡之首而和姦止於一杖又必獲於姦所始以姦論然則牀以下房以外皆他人酣睡之地乎捉姦必以親夫然則翁姑伯叔兄弟子姪之遇此皆當袖手旁觀而莫之問乎由此論之則親夫遠出捉姦無人與夫在而善爲隄防不致獲於姦所者皆得快其淫亂之心矣猶幸有夜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一語稍寒其膽不則王法等於弁髦而閭閻中蕁之間無牆不生茨矣勸司風教者每於此等惡俗當嚴禁於未發之先痛懲於已犯之後不得因法網不密又從而開拓之使桑間濮土之風馴至於莫知所底斯名

教之幸也但不宜事事詳察攻發民間之隱私惟擇其姦
狀最著者劇創一二遍遊通城使家喻戶曉知上人所痛
惡者在此則姦淫知戒綱常不至掃地耳

審姦勿褻

李漁

凡審姦情最宜持重切勿因其事涉風流遂亦爲褻嫚之
詞以訊之當思平時之舉動原係觀瞻而此際之威儀尤
關風教稍涉詆諧略假顰笑彼從旁睨視者謬謂官長喜
說風情樂於放蕩無論姦者不悔其姦且有不姦而強飾
爲姦思以阿其所好者矣至於讞牘之間更宜慎重切勿
用綺語代莊嬉笑當罵一涉於此則非小民犯姦之罪狀

反是官府誨淫之供招矣總之下民犯此由於上人失教苟有反躬罪已之心方且垂涕泣之不暇奚忍談笑而道之哉

引律避律

佐治藥言

幕客佐吏全在明習律例律之爲書各條具有精蘊仁至義盡解悟不易非就其同異之處融會貫通鮮不失之毫釐去之千里夫幕客之用律猶秀才之用四子書也四子書解誤其害止於考列下等律文解誤其害乃至延及生靈昔有友人辦因姦拐逃之案意在開脫姦夫謂是姦婦在逃改嫁並非因姦而拐後以婦人背夫自嫁罪干纒首

駁結平反大費周折是寬姦夫之遁而幾入姦婦於死矣
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故神明律意者在能避律而不
僅在引律如能引律而已則懸律一條以比附人罪一刑
胥足矣何藉幕爲

婦女莫輕喚

佐治藥言

提人不可不慎固已事涉婦女尤宜詳審非萬不得已斷
斷不宜輕傳對簿婦人犯罪則坐夫男具詞則用抱告律
意何等謹嚴何等矜恤蓋幽嫺之女全其顏面卽以保其
貞操而妬悍之婦存其廉恥亦可杜其潑橫吾師孫先生
爾周言令吳橋時所延刑名幕客葉某者才士也一夕方

飲酒偃仆於地涎沫橫流氣不絕如縷歷二時而甦請遷居外寓詢其故則曰吾八年前館山東館陶有士人告惡少調其婦者當核稿時欲屬居停專懲惡少不必提婦對質友人謝某云此婦當有姿色盍寓目焉余以法合到官遂喚之已而婦投繯死惡少亦坐法死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之死實由內幕之傳喚館陶城隍神關提質理予謂婦被惡少所調法合到官且喚婦之說起於謝某神謂婦被調之後夫已告官原無意於死及官傳質審始忿恨捐生而傳質之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某筆實主於葉某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

必不免矣遂爲之移寓於外越夕而隕夫以法所應傳之婦起念不端尙不能倖逃陰譴況法之可以不傳者乎

姦難認真

厲秀芳 夢談隨錄

余官武城時邑中馬吳氏有丈夫子五人而枯楊生花猶與李氏子通姦且以幼女婢李拐去女叔與兄來告余聞女故父向在邑庠哀之女供李拐去後與李之嬸女之姑李馬氏者同宿李未與姦余信之不再詰傳其叔與兄領回李則第責其拐而不究其姦其叔與兄以爲輕縱也不服余曉之曰爾知和姦之律乎杖焉而已余加重焉予以枷籍令有姦罪亦止此何爲而不服設訊得女子犯姦將

來何以受聘且若嫂若母年已半百此曖昧事叔可證嫂
子能證母乎猶不服後聞其往夏津求訟師上理夏津人
語之曰爾官非瞋瞋者每來吾邑問案邑人競仰之此正
官之成全爾家也若訊得母女同姦爾何顏對親友乎而
是女將安歸乎其叔與兄悟乃服

誣訟前夫

夢談隨錄

有訟妻被拐訪明逃於鄰邑恩縣某庄余關傳而來乃知
前夫出門未歸久無音耗鄰人憫其妻之無依而勸之嫁
非後夫之拐而逃也眾供確然判歸前夫案已結矣官媒
索其妻之飯食錢於前夫允歸措錢來攜婦越日有汛兵

羅王者獲販鴉片煙犯人投案乃卽尋妻之前夫也第令押下次早傳官媒及其妻來隔別研訊余先語其妻曰爾賄營兵誣拿爾夫彼官媒已招矣爾焉抵飾其妻卽伏罪又語官媒亦如是官媒乃自供出因後夫往別婦婦不忍捨官媒曰無難吾鄰有羅將爺者善辦事盍往求之羅曰方今功令禁鴉片煙最嚴吾以是誣之雖至輕亦徒罪汝二人可常合也酬以錢七千是日適前夫來攜婦過羅門羅呼與語硬以鴉片煙置諸其懷捉之送案兩婦所供無一字訛乃各予掌責令前夫將婦領去語於汎官開羅糧根追鴉片所從來則詭謂買自州城者姑置不理第重處

之幕友以不崇朝而案破謂余何若是之神余曰昨所呈者錢許鴉片耳而以云販有是情乎方其投案時卽已洞然及得兩婦所供乃若余親見之者